



秋七月辛卯諭李侍堯奏雲南巡撫裴宗錫病勢沉重醫治不痊

於六月二十三日身故等語裴宗錫簡用巡撫以來辦事實心足

資倚任昨據李侍堯奏伊患病情形降旨令其解任調理以冀速

痊今聞溘逝殊堪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

○以孫士毅為雲南巡撫由布政使遷○癸巳兩江總督薩載署江南

河道總督李奉翰奏江南外河廳屬清口東西壩為全河關鍵乾

隆四十一年督臣高晉請將西壩基址移下一百六十丈俾清水

出口下注有力惟西壩池外舊黃河內存有清水內外相連湖水

出口至此散漫少力上年復蒙指示於西壩池下接築東水隄一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道俾清水直注歸海但查清口外河面寬闊當水勢浩瀚時隄工

頗為受險每年鑿埽所費不貲而清口壩外至陶莊新河尾清黃

交匯處河身寬長湖水至此力亦紆緩應請將東西壩再移下二

百九十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則東水隄不致受險湖水亦出口益

暢抵黃更必得力擬於收束壩工時乘機移建將壩基兩頭各放

長三四十丈如鐵心壩式兩邊鑿埽中心填土俾得經久中間用

料接築較之全用柴料亦多節省得旨細覽繪圖正合形勢自當

乘時為之○乙未以福明安為雲南布政使由甘肅甯夏道遷○王寅諭

熊學鵬平日辦事尚屬認真其在廣西巡撫任內審擬秦廷基一

案定罪後不行監禁致該犯乘閒自縊實屬袒徇罪無可辭念其

係上司總轄不至如廣德黃邦甯敢於欺蔽舞弊是以僅降旨革

職令往四川辦理軍需報銷效力贖罪茲報銷事竣數年來亦頗

臣周潤蕃恭校

臣王先謙敬編

知出力因令回京候旨但見在患病著加恩賞給三品職銜回籍

調理俟痊愈後再行來京候旨○癸卯孔傳炯因老休致以劉墀

爲江甯布政使○以浦霖爲陝西按察使

由河南南
汝光道遷

○乙巳諭據

王直望等奏請裁浙省商籍學額一摺雖應交部議但思浙省商

籍與長蘆山東情形不同該省人文本盛應試人多本地之人借

商籍登進者十居七八其中人才輩出頗有用至大僚者是浙省

商籍卽仁錢士子進身之一途朕所素知若一旦全行裁汰名爲

嚴覈商籍童生實則暗減杭城學額寒畯不免有向隅之歎况商

籍之所以清釐者原因該省地方官或私令子弟至親冒名入籍

以冀倖進實爲積弊不可不嚴查究治此外如實係冒濫者有犯

必懲其餘則不必因噎廢食豫申厲禁朕從不爲已甚之事何必

獨於此加嚴以抑士氣乎且浙省商籍學額相沿已久向亦未聞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二

其有弊竟可無事更張朕以爲浙省商籍學額自可仍舊辦理但

令該撫等隨時查察勿使有倖濫等弊足矣著九卿一併議奏以

爲何如諭軍機大臣等據王直望等奏請裁汰商籍學額已批交

該部矣繼看伊等另摺陳請於來春南巡時特降恩綸將裁去商

籍五十名之額卽在於杭府仁錢三學酌廣額數以爲定例等語

雖屬調劑之見但浙省商籍卽仁錢士子進身之一途與長蘆山

東別省寄籍者迥異若全行裁汰則寒畯少一登進之階卽或於

明歲加恩廣額是旋裁旋復幾同朝三暮四之權術朕所不屑爲

也况今距南巡時尚有半載士子不知將來廣額之恩止知見在

減額之事能保無寒畯向隅生心歎望乎若該撫等早露消息是

市恩也且江浙事同一例南巡降旨必不能厚此而薄彼亦復難

以措詞若因浙江而並廣江南又屬不成事體是以特降諭旨欲

將浙省商籍學額照舊辦理較伊等所請不動聲色尤爲妥善將此諭令三寶等知之所請加恩另摺仍著發還

八月壬子朔諭我國家開基定鼎統壹寰區蒙古四十九旗及外扎薩克喀爾喀各部咸備藩衛世篤忠貞中外一家遠邁前古在太祖太宗時其扈誠效順建立豐功者固不乏人而皇

祖皇考及朕御極以來蒙古王公等之宣勤奏績著有崇勳者亦指不勝屈因念伊等各各軍功事實若不爲之追闡成勞哀輯傳示非獎勵猷而昭來許之道著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將各蒙古扎薩克事績譜系詳悉採訂以一部落爲一表傳其有事實顯著之王公等卽於部落表傳後每人立一專傳則凡建功之端委傳派之親疏皆可按籍而稽昭垂奕世該總裁大臣等卽選派纂修各員詳慎編輯以清漢蒙古三體字合繕成帙陸續進呈候朕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二

閱定成書後卽同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以漢字錄入四庫全書用垂久遠其各部落並將其所部之表傳專傳以三體合書頒給一冊俾其子孫益知觀感奮勵副朕推恩念舊至意○甲寅諭近來凡有諭旨兼蒙古文者必經朕親加改正方可頒發而以理藩院所擬原臺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緣繙譯人員未能諳習蒙古語就虛支實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脗合又如從前德通所繙清文阿岱閱之往往不能盡曉夫阿岱素精國語無不備知其所以不曉德通之清文者非阿岱不通清語乃由德通拘泥漢字文義牽綴爲文於國語神理全未體會是歧清語與清文而二之無怪其相背也則蒙古王公等之不解理藩院之蒙古文其義亦然總由國朝定鼎至今百有餘年八旗滿洲蒙古子弟自其祖父生長京城不但蒙古語不能兼通卽滿洲語亦日漸遺忘又復憚於學

吾朕屢經訓飭而率教者無幾固由習俗所移亦其人之不肯念本向上耳朕因絜矩而思之非特此也卽如制義所以代聖賢立言雖古今時會不同而中國語言相沿未改無難會意追求乃今之所爲時文朕覽之多不能解朕雖不喜作時文然向在書齋中於明季及國初名家大家之文亦曾誦習其中如歸有光黃淳耀純乎古文讀之心喜餘亦理精義正足供玩味奈何今之作者相戾若此至於文體之變固不始於今時曩者魏晉六朝習尚浮靡斯文極敝韓愈出而起衰八代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人見之轉以爲怪故其言曰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必以爲好小慚者爲之小好大慚者卽以爲大好是文士趨向之壞在韓愈時且然何況今之距唐又將千載乎天文風遞降說者每以比之江河日下然聽其流而不返日甚一日伊於何底昔韓愈尙思回狂瀾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四

於旣倒矧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乎文以明道宜以清真雅正爲宗朕會屢降諭旨諄諄訓誡無如聽之藐藐恬不爲怪讀書人於此理尙不能喻安望他日之備國家任使乎大抵近來習制義者止圖速化而不循正軌每以經籍束之高閣卽先正名作亦不暇究心惟取庸陋墨卷勤襲搗搗效其浮詞而全無精義師以是教弟以是學舉子以是爲揣摩試官卽以是爲去取且今日之舉子卽異日之試官不知翻然悔悟豈獨文風日敝卽士習亦不可問矣嗣後作文者務宜沈潛經義體認儒先傳說闡發聖賢精蘊務去陳言辭達理舉以蘄合於古人立言之道慎毋掉以輕心試官閱卷亦當嚴爲甄別一切膚詞爛調槩擯不錄庶幾共知謹懍文化蒸蒸日上以副朕崇雅黜華之至意其繙譯清文蒙古文亦當實力講求勿仍陋習此旨著頒示貢院暨各省學政及繙書房理藩

院各書一通揭之堂楣俾皆觸目儆心欽承毋忽並諭中外知之
○己未展築永定河新北隄○庚申調徐嗣曾爲雲南按察使汪
圻爲安徽按察使○丁卯頒 世宗憲皇帝第一道訓飭士子碑
文於國子監及各直省學○戊辰 上自避暑山莊巡幸木蘭行
圍○己巳諭前因江浙督撫等以兩省臣民望幸奏請巡閱河工
海塘已降旨允於庚子春正月諏吉南巡至所稱明歲爲朕七旬
萬壽欲就近申祝則斷乎不可業經宣諭飭禁蓋朕本意原以庚
子爲朕七旬誕辰辛丑卽 聖母九旬萬壽連歲疊逢大慶中外
臚歡自可聽其抒誠祝 嘏今旣不能遂朕初願朕復何心爲己
稱慶惟念士民想望恩澤積有歲年因詔開鄒會恩科並輪免各
省漕糧一周以洽羣悃明年南巡回鑾後俟 北郊禮成卽啓程
幸避暑山莊駐蹕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年例行若在京受賀惟

東華續錄

乾隆五十

五

恐轉多振觸遂至山莊以避之至於西藏班禪額爾德尼豫請親
祝實屬吉祥盛事是以允其前來卽令於山莊瞻謁俾從其便朕
並非因其稱祝先期往就之也恐內外臣工尙未能深喻朕意仍
有以慶典爲請者非惟不能博朕之悅適以增朕之懷又豈臣子
愛敬之道乎俟朕八旬大慶則當聽從諸臣稱祝此次不必允行
又前屆朕六旬萬壽時古北口熱河兩處曾有點綴段落鑿絲之
類本屬朕所不取明年尤當嚴禁將此再行通諭知之○諭軍機
大臣等向來各部院奏事摺於案情敘畢空一格書寫看語而外
省督撫奏摺於敘案畢卽接寫看語殊覺頭緒不清著傳諭各督
撫嗣後奏摺凡看語俱空一格繕寫以清眉目○壬申諭見在御
前大臣較少和珅著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乙亥 甯壽宮
成○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論據李侍堯奏滇省墮欠鹽課一案查

係從前各屬承辦軍需將應解鹽款混行那借及至領出軍需銀兩並不歸還鹽款以致虧缺積歲增多但事歷多年官非一手其閒情節輕重殊難分晰允當若徒以一參了事而追賠延宕累月經年於課款終無實濟因思課款虛懸由於鹽斤無著遂因爲勒定期限如果於今歲奏銷之前尙敢絲毫短絀不問人數多寡定卽嚴參從重治罪見任各員各向井竈收買餘鹽趕煎釐補半年之內鹽斤業已足數等語所奏可嘉已於摺內批示矣滇省墮欠鹽款積弊相仍歷久未能釐剔今李侍堯察其致弊之由勒限趕辦不越半年而應存鹽數業已顆粒無虧可見事在人爲果能實心查辦積弊自卽肅清該督既屬能事又復實心宜其立見成效也至所稱此案年久弊深殆非一任請獎免其參究所見亦是從前那借各員及該管上司歷年已久物故者多旣難查其始於何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六

任若徒挨查月日責令賠償亦屬有名無實與其追究已往徒諉之空言自不若整飭將來使不蹈覆轍從此年清年款不令絲毫虧欠鹽務自日有起色且該督旣查明積弊原委和盤托出不敢稍存隱飾並將難辦之故據實陳明不敢稍涉顛預更非沽名邀譽如此方深得古大臣公正之道李侍堯係尙書李元亮之子本屬世家且見其頗有才幹遂由熱河副都統改授侍郎旋即用爲將軍總督並歷內閣部尙書閱歷日深在封疆中實爲傑出遂卽簡畀綸扉原屬素所倚任之人然不意其經理得宜以數十年之積弊一旦而廓清之萬妥萬全並非擬議之所及也總由上蒼篤生此公正體國之賢臣以資治理朕覽摺嘉慰之餘實深喜悅特賞上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兩對用昭優獎

九月壬午朔諭嗣後凡監督有半年接替者俟滿一年更換○癸

未諭昨降旨以內外扎薩克自 皇祖 皇考及朕卽位以來服
勤勉力勤猷卓越者甚多交國史館會同理藩院追溯伊等從前
勞績編纂表傳以垂永久茲念各城回人自投誠以來宣力軍前
封受王貝勒貝子公爵者亦有其人宜一體加恩編纂表傳著交
該院查其內實心效力立有軍功者會同國史館照蒙古王公編
纂表傳以示朕一體矜恤回部臣僕之意○甲申撥部庫銀一百
萬兩解河南儀封等州縣被水處備用○戊子免陝西延安等府
州屬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民欠常平倉穀○己丑 上駐蹕遼
暑山莊○甲午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戊戌賞原任大學士劉
統勳之孫鑲之舉人一體會試命原任尚書王際華之子內閣中
書朝梧一體會試○庚子 上還京師○壬寅以福崧爲甘肅按
察使

由四川
北道遷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七

冬十月辛亥朔諭明春巡幸江浙照舊例江浙二省各截留漕糧
十萬石於水陸駐蹕地方平糶○壬子以莊存與爲禮部右侍郎
○以海成瑪興阿俱爲內閣學士 海成由哈喇沙爾辦事大
臣瑪興阿由太僕寺卿遷○乙
卯 上幸 皇八子儀郡王永璇第○丙辰諭臺灣道府期滿調
回者卽與遴調之員對調著爲令○己未 上幸 皇十五子所
○壬戌免陝西延安等三府州屬二十年至三十七年民欠社倉
穀○乙丑 上幸 皇次孫定郡王蘇恩第○丙寅諭前日句到
湖廣省秋審人犯內有王成砍殺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
娃應行緣坐年僅十歲今日句到山東省秋審人犯內有馮吉殺
死馮文燁一家六命其子馮大甫年僅六歲馮二甫年僅二歲刑
部俱擬入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吉兇惡性成砍殺一
家六命慘毒已極卽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爲情寘罪當而

刑部定例將殺六命之已絕嗣者其子均擬斬決尙未絕嗣者擬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爲區別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時年僅數歲尙在童稚無知若槩予駢誅究覺不忍予句此卽朕之姑息然仰體上天好生之心毋甯失之厚耳惟是此等兇孽留其喘息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後或遇赦減等釋宥仍聽婚配俾有遺孽將何以昭示平允並何以慰死者之心嗣後遇有此等兇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者仍照見行之例辦理如在十歲以下者著問擬斬監候永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死囹圄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所有此次未句之王喜娃馮大甫馮二甫卽照此例行著爲令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戊辰諭因謀奪產業爭繼釀命者均不准其繼立應聽族戶另行議立著爲令○庚午補行冊封順嬪鈕祜祿氏爲順妃貴人鈕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八

祜祿氏爲誠嬪伊爾根覺羅氏爲循嬪

十一月丙戌諭朕自踐阼以來恭遇郊壇大祀一切儀文典禮悉本誠格之心敬謹將事以期昭格歷四十四年如一日弗敢稍有懈弛惟是越歲庚子朕春秋已屆七旬雖自信精力如舊凡升降拜獻尙可弗愆於儀但迎神進爵儀典繁重若各壇位前俱仍親詣轉恐過疲生憊於精意或有未孚非所以展精禋而答鴻貺也因思正位上香獻爵朕必當躬晉申虔至列祖

列宗配位前上香朕仍親致其獻帛爵諸禮著自今年冬至南郊爲始令諸皇子代陳邇年郊壇大典命諸皇子敬侍觀禮卽所以豫教之也庶朕稍節起跪之勞一心得專於裸薦此非朕之敢萌怠念也會典開載郊壇之祀原可遣親王恭代敬憶皇祖聖壽六旬以後因步履少艱大祀雖遣官恭代仍於壇門

莊跪以將誠意今朕幸登拜尙可如常止期省曲節以壹志明禮
並非就安逸而倦於對越凡天下臣民皆可諒朕本懷卽 上帝

祖宗亦必鑒朕忱悃且不特此也嗣是而至八月能常如今日
而不衰亦不敢因年歲屢增於禋祀稍有或軼若蒙 上蒼眷佑

得遂朕之初願至八十五歲歸政惟當始終勿懈以申朕敬 天
法 祖之深衷耳著各該衙門敬遵辦理並通諭中外知之尋禮

部議奏恭遇 大祀阿哥等豫在 壇上東西侍立恭候 皇上
詣 昊天上帝 列祖 列宗位前各隨 皇上奠帛進俎如儀

至初獻向係 昊天上帝位前獻爵後 皇上旋讀祝位跪候讀
祝畢始詣 列祖 列宗位前獻爵今 列祖 列宗位前阿哥

等分詣獻爵臣等謹酌擬阿哥等候 皇上詣 昊天上帝位前
獻爵時卽各分詣獻爵亞獻終獻同阿哥等奠獻帛爵畢仍東西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九

侍立不隨行禮從之○諭向年秋朝審人犯內有業經緩決三次

以上人數積多者每屆數年敕刑部堂官量爲查奏減等以示法
外之仁今自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查辦之後至本年秋讞擬入緩

決者又積有八千九百九十餘名其數已爲不少著刑部堂官將
本年秋季審緩決至三次各犯照前次查辦之例逐一查明各案

所犯情節分別減等以昭矜恤至秋朝審情實官犯有經十次停
句者並著查明加恩改爲緩決其旣改緩決以後卽有再閱秋朝

審三次者亦不得與常犯一例議減朕辦理庶獄每寬於民而嚴
於官蓋以身爲職官之人自罹法網與無知之小民不同業由情

實改入緩決已邀寬典自不當因其又經三次遽予矜原此次刑
部辦理緩決減等各案其官犯卽照此例止須將其由實改緩並

閱過次數另列清單呈覽此等或有應行加恩者候朕隨時酌量

降旨刑部不得爲之申請著爲令該部卽遵諭行○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明春南巡江浙該督撫等自皆念切迎鑾越境遠出各省俱有應辦差務事宜遠迎轉恐貽誤亦不必以此爲敬且入疆在卽自可每日扈行常承指誨更不在早見數日薩載楊魁閔鶚元止須於離江南境一站之山東地方接駕三寶王直望止須於蘇州接駕均毋庸遠迎將此各傳諭知之○己亥命安徽載留漕米三萬五千石於亳州等處備糶○辛丑諭嗣後皇孫等俱著用紫掣手紅鞍座如係特旨賞給金黃轡鞍座者方准其使用著交內務府武備院存記永遠遵行其繇恩繇惠馬上嫺熟騎射亦屬可觀著加恩賞用金黃掣手鞍座○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等奏順黃壩工口門未施工者止有七丈餘見在上緊趕鑲計日可相機堵合連日盼望甚切茲據阿桂等奏自下大埽後口門止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十

餘四丈有零正在督令趁勢搶壓冀可合龍乃十一日早水勢猛洶異常陡將南壩壑塌二十餘丈懷慚無地詢之徐建功等再上又無可移辦之處惟有上緊接作輒鑲雖有埽底仍屬無礙計工段亦不至過遲等語覽之深爲焦急然亦實無別法已於摺內批示矣因思向來衝壑俱係北壩此次則係南壩其壩身尙非頂溜不至與水急爭今補鑲補築似較北壩施工稍易或可期迅速蒞事亦惟有全力赴之一切皆臻妥善以待 天佑 神助耳至阿桂等另摺懇請議罪議罰之處俱可不必伊等在工俱實心任事百計經營似此次之功虧一篑信非人力所能施意計所能及並非怠玩誤工不但阿桂不必引爲己咎卽袁守侗陳輝祖有河工地方之責者亦不必各請歸罪若如所見朕先當引過自訟然朕自昨秋豫省河工漫口以來軫念民艱日夕縈望前後發帑數百

萬以爲工賑之需復截漕糧十萬以爲賑濟之用而且蠲緩頻施凡有關於民瘼者無不籌辦實政止不過如此朕心不可謂不盡豈有因此而卽節爲虛詞下責躬之詔乎近年史館進書偶閱元史河渠志見賈魯於合龍時所設之法甚多行之果有速效或史冊過於溢美或今昔情形異宜自未足盡信其各法或有見已施用者或有難以施行者亦不可知但史志既有此言甯可信其有著將此志節錄一段寄阿桂等閱看詳詢徐建功李永吉等或其中可有節取之處不妨做而行之如皆不可行亦不必因此過於拘泥俗諺所云病急亂投醫亦無可如何之一法也至十二月二十日爲皇孫孫德成婚吉期阿桂若能將合龍之事辦竣彼時能兼程到京固善但所指係阿桂孫女非必須阿桂一人專辦况見有伊子在京辦理一切阿桂卽不能趕回亦屬無礙轉不必因此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十一

著急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仍將見辦壩工引河情形若何及合龍約在何時迅速覆奏○丙午李世傑丁憂以姚成烈爲廣西巡撫達爾吉善爲廣東布政使黃檢爲直隸按察使由正定府知府遷○皮申諭本日吏部將楊景素奏請調簡之原署良鄉縣知縣張習引見觀其才具似屬中平已如所請補用矣該員係涿州州判經周元理奏署良鄉縣知縣莅任甫及半載楊景素卽以該員恂謹有餘肆應不足於衝途驛路辦理日形竭蹶奏請調簡該員係由繁調簡前任保舉督撫未便竟置之不問而吏部則例並未定有處分向來辦理原未周密自應另行定議但各省督撫或有與前任不合者有意苛求將從前保薦人員肆行更調以見己之長而形人之短者有之又或接任之督撫心存徇庇雖有才不勝任之員亦一味因循姑息者亦有之於吏治官方均有關係應一併妥

協詳議俾督撫不敢濫舉而接任者亦無滋弊著九卿詳悉定議具奏尋議調繁之員係指名特選旋以才不勝任調簡將原保官降三級留任如接任督撫因與前任不合有意苛求肆行更調引見時經 聖明鑒察照參奏不實例降二級調用或心存徇庇因循不効致誤地方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從之○己酉諭直隸布政使員缺著黃檢補授文祿前在臬司任內獲咎實因初任觀望周元理所爲尚非行私大過著加恩補授直隸按察使仍帶革職留任五年無過方准開復文祿未到之前其臬司印務著劉峩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景素奏直隸布政使單功擢病故一摺夾片內另請將尙安于易簡二員揀授一員等語大屬非是兩司爲各省大員非督撫所當保薦况朕御極以來從無薦舉大臣子弟者于易簡爲大學士于敏中之弟誰不知之雖內舉不避東華續錄 四乾隆九十

十一

親叔向會言及然在當時或有行者而在後世則不能保無流弊究當以避嫌爲正理楊景素何遽爲此奏耶况于易簡從前雖在直年久而自知府運使至臬司遷擢過驟卽就其才具而論雖尙能辦事再經數載授以藩司亦可勝任今有此一奏轉須運用數年是愛之適以害之卽于敏中知之不但不以爲感自當轉以爲恨至尙安雖屬能事然在直隸未久究爲生手其舉尙安在前者不過爲陪榜秀才其意在於于易簡也直省道員內歷練誠實與單功擢相仿者莫如劉峩何以不保劉峩而轉薦尙安亦爲失當楊景素著傳旨嚴行申飭

十二月壬子吏部議駁江蘇按察使龍承祖奏私罪降革及加級紀錄不准抵銷各員請照因公降革問擬杖徒等有餘罪人員一例加數捐復等語是公私罪旣無區別且恐劣員有恃漫不知儆

得旨部駁甚是龍承祖身任臬司刑名是其專責捐復事例本非分所應言乃欲將私罪降革及加級紀錄不准抵銷各員照革職有餘罪人員一體准其加數報捐致私罪人員與因公降革均得同邀錄用非爲言利起見卽欲爲此等廢員另闢捷徑殊屬非是龍承祖著交部嚴加議處○癸丑命侍郎德成馳往河南商辦河工堵築事宜○甲寅命戶部侍郎董誥軍機處行走○乙卯諭兩廣總督桂林才具優長辦事敏練簡任封疆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深爲軫惻桂林著加贈太子太保銜其任內處分並著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以巴延三爲兩廣總督雅德爲山西巡撫調書麟署倉場侍郎○丙辰調博清額爲兵部侍郎以保泰爲理藩院侍郎由太僕寺卿遷○戊午諭大學士于敏中品端才練學識優長久直內廷小心謹慎歷數十年如一日自簡畀綸扉辦理平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七

定金川軍務承旨書諭懋著勤勞因加恩列入功臣特予世職並賜雙眼孔雀翎黃褂以彰優眷恪恭匪懈倚任方殷前因其喘疾較甚諭令乞假加意調攝卽派太醫院堂官前往診視並賜人參俾資培益用冀速痊復屢遣大臣存問昨聞病勢沈劇倍增塵念茲聞溘逝深爲悼惜著加恩入祀賢良祠並派皇八子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賜祭葬諡文襄○諭湖廣總督圖思德簡任封疆宣力有年實心任事正資倚任忽聞溘逝深爲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以富勒渾爲湖廣總督綽克托爲工部尚書調惠齡爲吏部侍郎以海成爲工部侍郎○癸亥以達敏爲內閣學士由太常寺卿遷○甲子諭向遇年節督撫等原無貢鐙之例惟直隸距京甚近從前方觀承曾於年底進鐙數對以備賞用此後周元理楊景素相沿呈進尚

屬可行其餘遠省從無此事督撫等惟勤職奉公實心任事前會
屢降諭旨禁止貢獻乃今歲各省頗有貢獻者殊屬無謂見已諭
令奏事處凡向來未進證之各督撫一槩不准接遞如有復進獻
者當以違制論將此通諭知之○丁卯諭畢沅見在丁憂陝西巡
撫員缺緊要即著劉秉恬前往署理不必來京請訓伊曾任封疆
且守制已屆一年見因一時不得其人暫令署理並非開在任守
制之例也○戊辰以曹文植為刑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己巳命程
景伊為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調嵇璜為吏部尚書協辦大
學士以周煌為工部尚書由兵部左侍郎遷○調瑞齡為江蘇按察使以

姜晟為江西按察使由太僕寺少卿遷○辛未諭直隸總督楊景素老成

歷練宣力有年簡任封疆正資倚毗忽聞溘逝深為軫惜著加贈
太子太保其任內處分俱著加恩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

十四

具奏○以袁守侗為直隸總督陳輝祖為河東河道總督榮柱為
河南巡撫○以羅源漢為兵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以王昶周元理

俱為左副都御史王昶原在大理寺卿周元理原在直隸總督○壬申以江蘭為河南

布政使由太僕寺卿遷○癸酉徐恕卒以于易簡為山東布政使葉佩蓀

為山東按察使由山西河東道遷○甲戌汪廷瑛丁憂以胡高望為工部

侍郎○是歲朝鮮來貢○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

二萬七千五百四萬二千九百一十六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

二千八百八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八石三斗六升六合四勺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澗瀾蕃恭校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春正月辛卯 上啓鑾南巡○免直隸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壬辰免直隸順德等四府屬通賦○戊戌諭疆吏葺治行宮毋事繁費有派累閭閻者罪之○己亥免山東歷城等二十八州縣積欠錢糧倉穀○丙午命署工部右侍郎福長安軍機處行走○己酉朝鮮國王李祘表賀 萬壽優詔答之以所獻方物准作年貢

二月辛亥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伊犁兵民戶口漸增至十餘萬人事務繁多同知一員管理難周請將伊犁見有兼管民人理事同知改為撫民同知管理地方事務添設理事同知一員辦理各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營刑名案件又惠遠城惠甯城向設巡檢各一員今伊犁移駐三千營兵散處遼遠商民亦漸增添巡檢二員不敷分管請添設二員酌量分轄下軍機大臣會部議行○甲寅免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免兩江所屬四十三年以前通賦○丙辰調李奉翰為河東河道總督陳輝祖為江南河道總督○丁己免福建臺灣府屬本年額穀○己未祭 河神 上渡河○閔清

口東壩隄工○庚申賞李奉翰母貂幣○辛酉以福祿為理藩院侍郎原任青海辦事大臣○壬戌廣安徽江蘇浙江本年學額○癸亥減江蘇安徽浙江軍流以下罪○甲子免江南浙江省會附郭諸州縣

本年額賦○丁卯祭江神 上渡江○戊辰 上幸焦山○壬申 上幸蘇州府○諭據阿桂等奏豫省河神最靈驗者為靈祐襄濟大王本姓黃河南偃師縣人從前已受敕封擬為修墳種樹並

請於其子孫中賞給奉祀生一人又順治年開總河朱之錫功著南豫二省歿爲河神屢著靈應可否特賜位號又銅瓦廂風神廟於開放引河之先曾申虔禱因連獲順風掣溜全黃得歸故道顯有默相之功並懇頒發御書扁額以昭靈蹟等語著照所請靈祐襄濟大王交該撫榮柱於其子孫內擇一人作爲奉祀生世傳勿替前任總河朱之錫交禮部酌擬位號候朕親定其銅瓦廂風神廟御書扁額另行頒發用答神貺○諭據大學士公阿桂等奏報自本月初六日開放引河後日漸暢達又連值順風全河溜勢掣動八分因於十一日趁機堵合未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大溜全入新河其有腰漏挂簾之處率同帶往司員馮應榴舒濂並司道知府等分頭督催竭數晝夜之力金門一帶俱已閉氣從前水深至十一丈者均已停淤止剩四丈餘所有腰漏等處亦已填壓堅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二

實從此黃流順軌永慶安瀾等語昨據薩載奏徐城誌椿長水一丈一尺餘雲梯關長水四尺九寸流勢湍急全黃已復故道直達歸海此次儀封決口辦理幾閱兩載特命重臣前往經理發帑五百餘萬兩近復將引河大展寬深接作挑水壩逼溜北趨始將溜歸正道 天佑 神助幸得成功朕感謝之餘益深虔敬向來河工漫口合龍例得邀恩議敘但亦應計時日久譬如三十九年老壩口隄工漫溢二十日之內卽報合龍在事大臣自應加恩議敘至此則幾閱二年之久方克蕙事朕惟感謝 天恩 神佑而於朕心方深愧歉卽在事大臣如阿桂等休戚相關誼均一體亦不肯仰叨天功更邀議敘至分頭督催之司員馮應榴舒濂司道江蘭王啓緒朱岐張有年沈啓震康基田等晝夜催趨分力宣勞非大臣可比著仍交部照例議敘至前此遺德成前往豫工閱看

原以其略知工程作法而其回京覆奏乃欲仍於十六堡漫口築壩逼歸入舊引河彼時以德成甫經到工數日卽議更張乃欲於屢經決口處施工鑲壩執繆不通因阿桂等素輕其人不如禮貌遂爾意存偏執甚至奏對朕前尙復嘵嘵瀆辦思用小聰明故翻成案且引袁守侗爲證而袁守侗至京與彼面議原不以彼爲是也朕豈肯因德成一人偏見遽爾輕聽致阿桂等掣肘難辦因令軍機大臣存記俟阿桂引河挑成再降諭旨今阿桂等引河放溜金門合龍已成若爾時輕信德成遽議更張豈不貽誤大事德成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此次漫工若照向例糜費工銀應著落在事大小官員賠補但此番辦理情形實非從前漫決可比阿桂等悉心經理亦不遺餘力所有用過工料銀兩俱著准其奏銷毋庸議賠惟決口究因平時防護不慎所致從前河臣姚立德撫臣徐績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二

實難辭咎鄭大進到任不久不必議著阿桂查明伊二人任內所辦隄工歲修等項分別著落賠補以示懲儆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今日因阿桂報到特令隨營之大學士督撫等與軍機大臣一同召見明降諭旨並將此宣示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兩金川番眾俱不薙髮但自大功平定以來沿邊各土司無不隸我版宇所有番眾卽與內地民人無異自應恪遵定制一例薙髮况見在安營設鎮屯駐兵丁而該處番人若復仍沿舊俗殊於體制未協著傳諭文綏卽行明白曉諭各土司令該處番眾槩行薙髮並嚴飭駐紮各員弁實力稽查務使遠徼番民永遵法守並諭特成額明亮知之○丁丑 上詣 文廟行禮○己卯免浙江仁

和等縣未完各款銀米並民借穀石

三月庚辰朔諭朕鑾輅時巡凡大學士祠墓在三十里內者例俱

遣官致祭已故尚書錢陳羣向在內廷行走人品學問俱優著加

恩派達椿前往致祭以示眷念舊臣之意○以奇豐額爲貴州按

察使由廣東高廉道遷○辛巳 上幸海甯州觀潮○壬午 上幸尖山

○諭海甯州石塘工程所以保衛沿海城郭田廬民生攸繫從前

四次親臨指授機宜築塘保護連年潮汛安瀾各工俱爲穩固今

朕巡幸浙江入疆伊始卽親往閱視石塘工程尙多完好惟繞海

甯城之魚鱗石塘內有工二十餘丈外係條石作牆內填塊石歷

年久遠爲潮汐衝刷底椿微朽兼有裂縫蹲踞之處又城東八里

之將字號至陳文港密字號止有石塘工七段約共長一百五六

十丈地當險要塘身單薄亦微有裂縫此塘爲全城保障塘下坦

水所以捍護塘工皆不可不豫爲籌辦著將兩處塘工均改建魚

鱗石工俾一律堅穩並添建坦水以垂永久該督撫卽派妥員確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四

勘估計具奏又石塘池上前經築有柴塘四千二百餘丈見尙完

整究不如石塘之鞏固雖老鹽倉有不可下椿爲石塘之處經朕

親見然不可下椿處未必四千餘丈皆然朕於民瘼所繫從不惜

帑省工俾資保護著該督撫卽將該工內柴塘可以改建石塘之

處一併派委誠妥大員據實逐段勘估奏聞辦理如計今歲秋前

可以辦竣卽撥帑趕興修若秋閒不能完竣則竟俟秋後辦理

該督撫其董率所屬悉心經畫以期工堅料實無濫無浮務期瀕

海羣黎永享安恬之福以副朕先事豫籌至意○癸未 上幸杭

州府○諭前以庚子年爲朕七旬萬壽恐內外臣工欲申祝嘏屢

經宣諭飭禁此次南巡回鑾後一俟 北郊禮成卽啓程幸避暑

山莊各督撫皆不必前來稱祝更恐外省督撫不能仰體朕懷聞

因七旬萬壽有取九九之義購備貢品誇多鬪靡甚至力有不逮

而隨眾效尤勉爲充數尤屬不必各省督撫身任封疆惟當大法
小廉奉公勤職副朕委任本不當以進奉見長著再傳諭各督撫
今年八月慶辰一切仍照常例若借七旬萬壽爲名多事繁文以
申媚茲之悃不但爲朕所不取且見經降旨令奏事處屆期遇有
多進貢物者一槩不准接收諸臣其善體朕意毋得藉詞請覲致
增煩費轉滋擾瀆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甲辰 上幸秋濤宮
閱水師○乙酉 上閱兵○福建恩賜舉人郭鍾岳陳應騰宋耀
來浙江謝恩命各加賞賚並以郭鍾岳壽百齡特賜進士○丙戌
以博清額爲理藩院尙書瑪興阿爲兵部侍郎由內閣學士遷○戊子
上以儀封河工合龍命建碑於陶莊 河神廟 御製記文曰河
之復也以隄合龍隄之合龍也以 天佑 神助然 天之佑廣
大精微不可以一二事舉亦不可以一二日期 神之助則有可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五

以顯示昭靈事舉日期者此義已見於丁酉陶莊 河神廟之文
而今復有顯示昭靈聲應底績之貺是不可以不記儀封決口之
築移金門開引河歷以年餘迄未成功亦無別法於舊冬仍爲大
開引河圖掣溜歸壑之爲及今春二月阿桂等始有十一日兩壩
自行合龍隨填壓菱土不逾數刻金門立見斷流俟十分穩固卽
馳報合龍之奏未數日而合龍之奏果至然所謂自行合龍之語
不解何謂茲阿桂以善後大局已定來行在復命細問之乃稱二
月十一日儀封漫口未合龍以前金門尙闊三丈水深十一丈餘
至午時忽報順黃南壩沈墜驚往勘視則南壩埽根全勢向北移
走陡與北壩接連時金門水面深止一二丈爾時見機可乘隨將
合龍稽料趕緊填壓不三四刻已見斷流而埽底亦無翻花過溜
若非南壩向北沈墜移走則三丈口門下埽合龍非三兩日不能

完竣今機緣巧合因敗爲功以兩載之勤効收功片刻實由至誠
感召 天和 河神默相非人力所能到更非在事諸臣所敢望
云云自前歲河決後予無日不叩 天禱 神冀速合龍以佑蒼
生昨初十日渡黃於香棚及陶莊 河神廟更益竭誠默籲而十
一日遂有兩壩自行合龍黃流順歸故道之事此豈非 天佑

神助前記所謂適逢其時者歟予非敢自詡誠之能感若謂能感
則自前歲至今二月初十日以前豈誠之未至耶而 神之顯示
昭靈實不可以不誌或謂陶莊在江南儀封在河南云一則不可
兩處各有廟云二則此未必能及彼夫一佛而千百億化身姑不
必論卽蘇東坡論韓昌黎所謂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昌黎不
過文宗尙能如是而福國佑民之 正神顧當論其在此在彼是

一 是二耶及蒙庇蔭合答麻祉予惟虔葦孜孜日甚一日永祈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六

灑之錫儀封合龍處已命建廟答貺當別有記而此陶莊實予竭
誠蒙佑之所因命樹碑紀實親書泐石一如前建廟之例時庚子
歲暮春上澣之吉也○己丑賞浙江召試諸生馬履泰等四人舉
人授內閣中書○庚寅以楊漢爲浙江按察使

由糧道遷

○辛卯諭朕

巡幸江浙臨莅杭州見西湖花神廟所塑神像及後樓小像牌俱
書湖山神位其像大小雖異而面貌相倣聞係李衛在浙江時自
塑此像託名立廟是以後樓並有正夫人及左右夫人之像甚爲
可異李衛於督撫中並非公正純臣其在浙江亦無甚功德於民
並聞其仰藉 皇考恩眷較優頗多任性驕縱之處設使此時尙
在猶當究治其愆豈可令其託名立廟永享祠祀乎所有廟中原
像著該督俱卽撤毀於前殿另塑湖神之像並於後殿另塑花神
花后以昭信祀○壬辰 上自杭州回鑾○諭王亶望見在丁憂

浙江巡撫員缺著李質穎調補其未到任之前著二寶兼署所有廣東巡撫員缺著李湖調補所遺湖南巡撫員缺著劉墉補授○諭本日據軍機大臣代王亶望奏稱海塘工程緊要奉旨督辦今已丁母憂自應解任回籍但世受國恩荷蒙重任懇恩於治喪百日後自備資斧在塘專辦工程稍盡犬馬之忱等語所奏甚屬可嘉著加恩馳驛回籍料理葬事百日後卽赴浙江辦理塘工朕念切民生不惜數十萬帑金建築石塘以資捍衛必得工程鞏固以垂永久庶浙民得霑實惠今王亶望懇請在工專心督辦於工程更爲有益此非王亶望有戀缺之心亦非朕開在任守制之例實屬伊具有天良能以公事爲急大臣居心自應如此君臣之間均可以令天下人共曉至李質穎到任後專理一切巡撫應辦之事所有海塘工程伊初到浙江未能深悉不必辦理庶彼此不致掣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七

肘也○左都御史崔應階左副都御史耀海俱以年老休致○癸巳諭朕自三十年南巡以後迄今十有五年東南土俗民風易趨華靡每勸督撫大吏諄諄化導務期返樸還淳以臻致治而江南之陶莊清口浙江之海甯塘工其修舉尤關民瘼因允兩省督撫籲請於今春再舉時巡之典乃自啓蹕以來所過直隸江南一切行營供頓不過就舊有規模略加修葺辦理尙爲妥協而從事淨華山東已開其端至浙江爲尤甚朕心深所不取見在陶莊及海塘各工經朕親臨指示所有應行修理工程特命頒發帑金交該督撫等悉心妥辦將來工程完竣後朕自當再親莅閱視恐後任督撫見此次所辦差務已多粉飾未免踵事增華從而加甚勢將伊於何底朕臨御四十五年無日不塵念民依乃以省方問俗之殷懷轉貽口實是誠督撫大吏之不能善體朕心而朕亦將引以

爲愧矣著再通飭各督撫以後務宜黜奢崇儉於地方諸大政實心經理毋得徒事繁華致滋浮費以稱朕惠愛東南黎庶之至意

○以羅源漢爲左都御史調謝墉爲吏部侍郎以錢載爲禮部侍郎

由內閣學士遷

由左副都御史遷

○丁酉諭李侍堯由將軍用至總督歷任

各省二十餘年

因其才具尚優辦事明幹在督撫中

最爲出色遂

用爲大學士李侍堯具有天良自應感激朕恩奉公潔己以圖報

效乃昨據海甯呈稟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因命侍郎和坤喀甯

阿前往查辦今據和坤等查奏訊問李侍堯家人張永受據供收

受題升迪南道莊肇奎銀二千兩素爾方阿銀三千兩汪圻銀五

千兩臨安府知府德起銀二千兩東川府知府張龍銀四千兩交

與佐雜孫允恭赴蘇帶往此內汪圻銀五千兩因伊從前送過金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元

如意三柄發還後又變價送來又於前年差家人張永受進京修

屋素爾方阿送銀五千兩德起送銀五千兩俱在板橋驛交張永

受收受又據張永受供發交珠子二顆一賣給昆明縣知縣楊奎

勒要銀三千兩一賣給同知方洛勒要銀二千兩各等語披閱之

下不勝駭異李侍堯身爲大學士歷任總督乃負恩婪索盈千累

萬甚至向屬員變賣珠子贓私狼藉如此不堪實朕夢想所不到

不特朕用人顏面攸關卽各省督撫聞之諒無不慚愧痛恨矣李

侍堯著革職拏問按察使汪圻迪南道莊肇奎原署東川府知府

張龍降調通判素爾方阿丁憂同知方洛昆明縣知縣楊奎俱革

職交與和坤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本日孫士毅具奏李侍

堯一摺據稱風聞李侍堯納賄勒索等事因暗中躡訪難得指證

賴欽差大臣來滇密提家人員役隔別嚴鞫方能水落石出至李

侍堯一摺據稱風聞李侍堯納賄勒索等事因暗中躡訪難得指證

侍堯擲還汪圻私餽一節未行參劾實屬糊塗兼恐屬員畏憚李侍堯不肯承認反自蹈誣讟請交部從重治罪以爲瞻顧者戒所奏殊屬欺飾孫士毅由南巡召試中書在軍機司員上行走不次簡用擢至巡撫受恩深重乃目擊李侍堯營求受賄贓蹟纍纍孫士毅竟置若罔聞隱匿不奏經朕派員查辦猶復辨言飾非巧爲諉卸其罪更不可追國家設立督撫原爲互相糾察以維吏治而飭官方卽藩臬兩司均有奏事之責如敢挾嫌誣奏上司固有應得之罪若總督果罔上營私贓款狼藉自當據實上陳况巡撫爲封疆大吏近在同城並不據實劾參直待別經發覺方以一奏塞責又安用此巡撫爲乎孫士毅在軍機處行走有年豈不知朕辦理庶政務期徹底激清乃竟畏首畏尾巧言支飾甚乃自認瞻顧其意欲以降調完事尤屬巧卸孤負朕恩孫士毅著革職發往伊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九

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以爲欺隱不職者戒○諭雲貴總督職任緊要見在內外滿漢大臣中堪膺此任者如大學士阿桂職領綸扉尙書福隆安扈從左右不可遠去和珅雖可但往審之人當避嫌疑文綬亦可而四川亦屬要任其餘實無可勝任之員奉天將軍福康安才具明幹秉性公忠滇省應辦事務尙多雲貴總督員缺卽著福康安補授舒常俟福康安到任後卽馳驛來京朕另有簡用之處雲南巡撫員缺著顏希深馳驛前往署理其貴州巡撫員缺候朕酌量簡補見在巡撫印務卽著布政使李本暫行護理○戊戌諭前據海甯面稟軍機大臣所稱李侍堯婪贓軌法各款經朕特派大臣前往查辦見據和珅等審訊屬實已降旨將李侍堯革職拏問矣海甯身爲滿洲且係原任總督明山之子由軍機司員擢至臬司目擊李侍堯種種貪婪於回京時卽應據實上陳

如不敢自行具摺亦應開列款蹟呈明軍機大臣轉爲奏達乃不過託之私相議論逮朕有所聞召伊兩次面詢海甯始終隱匿不肯奏出貪婪之蹟且謂李侍堯能辦事復傳旨嚴詢始據開呈各款是其面欺之罪不能以所控非誣曲爲寬貸也海甯著交部嚴加議處○已亥以慶玉爲安徽按察使

由蕪湖道遷

○辛丑諭李侍堯

所出係漢大學士缺見嵇璜甫經協辦漢尚書中亦未得協辦之人英廉係內務府人伊木姓馮協辦歷年亦久可補用漢大學士缺其戶部尚書員缺著和坤補授和坤未到任以前戶部尚書事務仍著英廉管理其戶部左侍郎員缺著金簡轉補右侍郎員缺著福長安補授福長安未到任以前錢法堂事務亦仍著金簡管理○論軍機大臣等本日文綬等奏覆番眾薙髮一摺據稱新疆番眾久經薙髮並半已穿戴內地民人衣帽至西南北三路沿邊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十

土司番眾亦均已遵制薙髮並無仍沿舊俗之事等語所辦未免過當兩金川等番眾自收服以後隸我版圖與屯土練兵一併遵例薙髮自屬體制當然至沿邊土司番眾如德爾格霍耳等處自可聽其各仍舊俗毋庸飭令一律薙髮更換衣飾將來伊等輪班進京朝貢衣服各別亦可見職貢來朝之盛何必令其換衣服以生其怨也卽見在收服之兩金川等番眾亦止須遵制薙髮其服飾何妨聽從其舊又况沿邊土司番眾何必更改服飾耶文綬辦理此事殊未妥協可將此傳諭文綬等知之○壬寅 上幸江甯府○命吏部尚書永貴協辦大學士○丙午 上至 明太祖陵奠酒○丁未 上閱兵○賜江蘇安徽召試舉人汪履基卽用內閣中書諸生召光復等十人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江西蔣知讓等二人舉人○是月成都將軍特成額奏查三暗巴境壤延袤南北

五百餘里東西三百餘里羣番散布不下一千數百戶其閒素行
夥劫不過十之一二餘尙安分第慮賊首見兵臨勢蹙煽動餘番
則辦理費手當乘此賊首倉皇眾番搖惑之頃外憚以兵威內離
閒以孤其勢臣飭令鎮將等各往該賊番交界要口分頭帶兵駐
紮各派綠營兵弁與派出守口土兵參錯列營以便督察防維並
派覓素與賊境內熟識之頭目土兵向三暗巴素未爲匪餘番論
以禍福令其造册離異隨於十八日據班第達帶領安錯等所差
頭目壬青齋投夷稟據稱去年西藏喇嘛差人買茶回走錯路被
三暗巴附近人搶劫安錯等實不知情願照數償還茶包儘力
將放夾壩之人拏送等語查安錯等如一聞臣抵江卡親來謝罪
自當分別查辦乃僅差人嘗試無論所稟真僞不妨藉以啓其倖
生之心業經面諭壬青如所稟屬實安錯等尙知懼法可卽著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二

錯等親來候質儻敢支延藏匿卽督兵剿捕等語一面調各土兵
密辦得旨想彼未必肯出但當嚴辦毋事遲疑

夏四月己酉朔祭 江神 上渡江○乙卯諭朕此次巡幸浙江

由海甯閱視塘工至杭州老鹽倉一帶有柴塘四千二百餘丈雖
因其處不可下椿爲石塘然柴塘究不如石塘之堅固業經降旨
將可以建築石塘之處一律改建石塘以資永久保障茲忽憶及
該地方官及沿塘居民見該處欲建石塘或視柴塘爲可廢之工
不但不加防護甚或任聽居民拆毀竊用致有損壞則石塘未成
工之前於該處城郭田廬甚有關繫且改建石塘原爲保衛地方
之計若留此柴塘以爲重關保障俾石塘愈資鞏固豈不更爲有
益况當石工未竣以前設使潮水大至而柴塘損壞無可抵禦不
幾爲開門揖盜乎著該督撫卽嚴飭地方文武官將見有柴塘仍

照前加意保固勿任居民拆損竊用將來石工告竣遲之數年朕或親臨閱視爾時柴工儻有損壞惟該督撫是問○丁巳 上閱

高家堰隄工○祭 河神 上渡河○免山西太原等十六府州

並歸化城等廳牧廠地畝應徵額銀十分之三大同朔平及和林格爾等屬全免○辛酉諭姚立德由按察使加恩擢用總河一切

修防堵築是其專責理應先事豫籌俾各處險要工程有備無患

庶幾無負委任乃姚立德於前歲儀封決口一事平日不能留心

查勘未雨綢繆以致因循貽誤屢築屢衝是以將伊革任仍留工

次效力贖罪此等玩誤公事貽患地方不得藉口因公卽其平素

辦事輒弱屬員不知儆畏致工程有名無實亦復無可憐惜試思

此次決口耗費工料虛糜國帑至數百餘萬之多伊誰之咎然此

尙云糜費帑項朕亦初不深罪伊而兩載以來民田廬舍均被淹

東華嶺錄

乾隆九十一

三

浸貽害沿河及下游一帶姚立德更何以自解耶此事朕前不加

重譴僅令革任留工效力已屬法外之仁今幸 天佑 神助壩

工告竣伊復何顏赴行在見朕若因其爲人尙屬謹飭仍復加恩

錄用將何以爲封疆大吏因循僨事者之炯鑒耶姚立德著勒令

回籍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以周元理爲兵部左侍郎孫永清

爲左副都御史

由御史遷

○調顏希深爲貴州巡撫劉秉恬署雲南巡

撫楊魁爲陝西巡撫以吳壇爲江蘇巡撫瑞齡爲江蘇布政使調

塔琦爲江蘇按察使以袁鑒爲湖南按察使

由江蘇常道遷

○工部等

部議准湖南巡撫李湖奏湖南省城西臨大江近北一隅尤低考

縣志從前原有護城土隄一道名成功隄自大西門老礮起至矮

子洲止長八九里前明兵燹拆毀隄址漸沒江中惟藉城腳外坡

禦水近年江心沙漲漸逼江水東趨城腳土坡汕刷殆盡本年雨

多水溢城垣燹塌此次修復城身請於頂衝一帶外加護岸自通
貨門稍南接老岸起至北門城牆轉角止共長一百一十五丈又
於湘水橋下建出水石洞從之○壬戌調慶玉爲湖南按察使袁
鑾爲安徽按察使○甲子命英廉爲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尙書○
丙寅諭昨據榮柱奏稱各屬民借未完籽種口糧牛具等項雖奉
恩詔豁免但年分近而數目多請另降特旨全行豁免等語因令
軍機大臣將各省作何辦理有無分別年限數目之處詢問薩載
陳輝祖楊魁國泰據僉稱此等積欠款項凡在恩詔以前者均應
查明題請豁免並不論年遠年近及數目多寡今榮柱所奏各條
款均與恩詔豁免之例相符至如何扣截年限數目辦理俱不知
道等語民借未完各項既經恩詔豁免卽使數目過多其在頒詔
以前者該撫亦應查明一例遵詔全蠲以副朕軫恤窮黎之至意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七

今榮柱復爲此請揆其意不過欲在朕前見其慎重錢糧獻勤取
巧設准其所請另行降旨豁免通省民人見其前赴行在始有此
旨必以爲由該撫奏請蠲免並可借此沽名市恩督撫大吏如此
存心辦事豈公正大臣之體若非朕明燭其巧必將以所奏爲誠
心愼帑愛民視榮柱爲封疆循吏者豈不墮其術中耶榮柱著交
部議處○丁卯諭朕觀榮柱自用巡撫以來頗覺器小易盈取巧
不知大體難勝河南災後撫民之任楊魁著調補河南巡撫其陝
西巡撫員缺著雅德調補山西巡撫員缺著喀甯阿補授其刑部
侍郎員缺著穆精阿調補所遺盛京刑部侍郎員缺卽著榮柱補
授以觀其後效楊魁著卽赴河南新任不必赴行在請訓榮柱俟
楊魁到任後再行起程前赴盛京喀甯阿俟回京復命後前赴新
任陝西巡撫印務見有尙安護理俟喀甯阿到山西時雅德再行

交代前赴陝西巡撫之任○以吳玉綸爲左副都御史

由太常寺卿遷

五月己卯朔諭軍機大臣等朕自江南旋蹕以來沿途經過山東直隸地方田土俱覺乾燥已令各該地方官虔誠禱雨矣今日據薩載奏稱本月十九日高郵丹徒等處得雨一二寸此外各屬有無得雨尚未報明若於麥收後再得時雨於田禾更爲有益等語看來江省亦似略望雨澤已於摺內批示又同日陳輝祖奏到水勢情形一摺內稱見在撥夫撈淺而於會否得雨未經奏及是江南一帶近日未必得有透雨可知江浙水鄉而田地畏旱轉甚於畏澇北省乾燥而田土畏澇又甚於畏旱此朕臨御四十餘年來所閱歷而得者目下時屆五月正當時插秧苗之時若稍缺雨澤於卑田尚可無慮而高阜之區盼望彌切著傳諭薩載卽查明近日各屬會否得有透雨速行據實具奏如尚有缺雨之處卽率屬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十四

虔誠設壇祈禱務得時澤普雷足資灌溉各屬田疇俱慶有秋以慰朕念將此並諭陳輝祖吳壇知之○甲申以錢士雲爲內閣學士

由詹事遷

○乙酉諭大學士九卿覈議尙書和珅等處擬李侍堯貪

縱營私各款將原擬斬監候之處改爲斬決一摺李侍堯歷任封疆在總督中最爲出色是以簡用爲大學士數十年來受朕倚任深恩乃不意其貪黷營私婪索財物盈千累萬甚至將珠子買與屬員勒令繳價復將珠子收回又廠員調回本任勒索銀兩至八千餘兩之多見在直省督撫中令屬員購買物件短發價值及竟不發價者不能保其必無至如李侍堯之贓私纍纍踰閭蕩檢實朕意想所不到今李侍堯卽有此等敗露之案天下督撫又何能使其深信乎朕因此案實深慚懣近又聞楊景素聲名亦甚狼藉但其人已死若至今存未必不爲又一李侍堯也各督撫須痛自

猛省毋謂查辦不及倖逃法網輒自以爲得計總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觸目儆心天良具在人人以李侍堯爲炯戒則李侍堯今日之事未必非各督撫之福也所有此案覈擬原摺卽著發交各督撫閱看將和坤照例原擬之斬候及大學士九卿從重改擬斬決之處酌理準情各抒己見定擬具題毋得游移兩可至各省督撫衙門購買物件除家人長隨例應關防不准出署外其各衙門原有設立買辦聞今多有交首縣買辦及中軍買辦之事究以如何辦理方可不致滋弊並著各督撫一併據實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戌成都將軍特成額奏督率各路鎮將前駐春朋瞰臨賊寨旋據游擊袁國璜稟稱移營戎多後有巴塘頭人汪許帶同三暗巴朗改番目烏金桑珠宗巴番目安卻珠多白馬吉第來稱番民皆種牧爲生從不偷放夾壩因安錯劫了達賴喇嘛茶包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十五

聞將軍大人帶兵前來勦洗心生憂懼後見達罕綽吉知天朝止要勦除偷放夾壩及同安錯爲匪之人便思同來投生等語卽即差書目等隨同前往查造戶口尋據德爾格頭人澤旺勞丁上三暗節齒頭人湯旺及大喇嘛罕錯等各率番眾稟懇投誠查知素放夾壩係與江卡一帶毗連之支巴肯本郭木三寨番人此等既未夥同爲匪自未便一律翦除至賊境險要以宗巴爲最次則索古壘宗巴四圍石壁峭立僅有一綫羊腸盤曲而入索古壘雖有三徑可通亦皆溝深箐密若不先將兩處險要趁此番眾皆欲投誠之際設法安排並乘機派官兵直據其中將來賊首勢窘恃爲遁逃之藪查辦尙需時日因卽飛飭總兵成德等遵照密辦一俟措置定局卽派副將鄂輝督兵擣其西北成德袁國璜帶兵繞出西南兩面夾擊自可將安錯等一舉就擒得旨所辦似得機要勉

爲之○丁亥 上還京師○諭昨因和坤差竣回京奏伊經過直隸城守尉出見時立在藩臬兩司之前豫省則在兩司之後等語方官可比雖屬督撫節制亦不過兼轄並非屬員而列藩臬之後殊屬不合理應定例畫一嗣後各省城守尉俱照直隸列在藩司之前著爲令○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滇省採辦銅斤近年以來屢形竭蹙節經降旨該督撫等設法調劑實力籌畫終無成效茲據和坤面奏滇省銅斤官價輕而私價重小民趨利往往有偷漏走私地方官雖設法嚴禁無如滇地山多路僻耳目難周私銅仍多偷漏所以京銅缺少向來定例九成成交官一成通商不若令將官運之銅全數交完後聽其將所剩銅斤儘數交易不必拘定一成或商民知利之所在競相趨赴丁多銅集京運不致仍前缺乏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七

語銅斤爲百姓器用所必需所以除鼓鑄官用外准其一成通商但滇省各廠開採日久柘老山深所費工本較多定價不敷商人無利可圖勢必裹足不前辦理益形竭蹙若許其將開採官銅全數交完外不拘一成之例聽商賈流通貿易閭閻既多利便勢必競相趨赴百計籌畫攢湊貴本端勘新礮銅廠可期日旺此亦調劑之一法也其是否可行能使此後各運銅斤如數全完源源接濟以供京外各局鼓鑄方爲妥善著傳諭福康安等悉心籌覈是否可以不遠無弊據實具奏再前據和坤等查奏滇省私錢盛行每百不盈一掬半係鉛砂攪雜官銅缺少由私鑄盛行而私鑄盛行皆由官局錢文薄小並將該省所行私錢另包進呈昨和坤至行在復命復經面詢情形據奏請設法查辦整頓等語滇省各局設有鑪座每年所鑄比之他省爲數較多見在正當整飭銅務清

釐錢法之際豈宜私鑄濶行况有私鑄必有私銷制錢改鑄私錢者更不可不加意查察其私鑄之細小錢文宜急收毀將官局制錢按照江廣各省從前收買小錢成例與民間公平收兌改鑄大錢但思滇省官局見在所鑄錢文其分兩自不及京局錢文之重而以之收買小錢原亦不必拘泥每串七斤半重之成例應卽以此種局錢收買小錢俟小錢收買將次淨盡時再照定例加足分兩鼓鑄官錢如此逐漸收繳如平糶倉糧漸次減價之例辦理庶錢法漸有起色於銅務有益仍將見在如何設法辦理之處詳悉覆奏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諭據和珅奏伊赴滇省時經過湖南貴州一帶見該處苗民當差供役極爲恭順惟尙沿苗俗不行薙髮體制殊爲未協且內地民人見其服色有異未免心存畛域有意欺陵似應准其遵照內地一例薙髮等語滇省一帶苗苗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七

雜處且有苗多於民之處伊等耕鑿自安輸誠服役久與內地民人無別徒以不行薙髮尙循舊俗遂爾顯示區分但已相沿日久若一旦悉令遵制薙髮未免心生疑懼辦理轉爲未協著傳諭該督撫等明白宣導出示曉諭所有各該省苗民其有願薙髮者俱准其與內地民人一例薙髮以昭一視同仁之意○諭據和珅奏緬匪送還蘇爾相等尙有同來緬子二人見在羈禁永昌似應釋回等語此等羈禁之人並非緬匪緊要頭人前此李侍堯將伊等扣留原爲勒取楊重英起見但思平定金川後如緬匪之波一孟矣等業經解京之犯尙且加恩發還况伴送蘇爾相同來之人原屬無罪扣留且緬性多疑見來人被扣不還轉致心生畏懼莫若將此二人竟行釋遣俾歸本土並著傳諭福康安作爲己意撤諭該酋此二人從前扣留時係原任總督李侍堯因汝等不將楊重

英送出是以暫行羈候今知此二人在滇多年是以特行放回至楊重英原係天朝無足重輕之人爾等送還固見恭順若不送還亦無關緊要如此檄諭俾該酋不能揣測端倪又見此二人放歸心生感激將楊重英送出亦未可定福康安接奉此旨卽遵照妥辦○諭從前因滇省永昌以外在在緬匪壤地毗連自乾隆三十四年以後每年派委將備帶兵前往各關隘地方分路駐紮皆於秋後出防夏初撤回定例令提督每年秋間到邊巡歷一次總督於冬初前赴各邊親行巡察以資整飭但各處雖與緬境相近其實么磨小醜恇怯無能從不敢稍近邊圉况見已撤防減汛而總督大員相沿舊例每歲仍赴永昌騰越一帶巡邊殊屬無謂又提督駐紮大理距邊甚近尙屬可行總督本任應辦事務甚多永昌騰越一帶離省二十餘站每年一次前往徒令沿途州縣多一番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七

酬應於實政仍無裨益著傳諭福康安止須嚴飭沿邊各關口員弁實力稽察毋任偷漏至親往巡查或隔年一次或二三年一次先期酌量奏明再行前往○諭前據戶部奏查辦雲南省未完鹽課二摺已有旨寄交福康安劉秉恬閱看令伊等到滇後卽悉心查覈至滇省鹽務墮銷墮運及商民積欠節經降旨嚴飭該督撫等實心籌辦歷年以來紛紛奏請調劑至今仍無有起色昨和坤回京面奏滇省鹽務情形實因川省私鹽不無偷漏又係白鹽較之滇省所出黑鹽味好而價廉所以官鹽難銷而正課日虧惟在川滇二省交界處所實力禁止偷漏則小民不能淡食庶幾官鹽易銷課項無虧等語所奏較為切實私鹽盛行則官引壅滯難銷自應實力嚴禁但雲南與川省接壤私鹽既易偷漏小民貪賤買食勢所不免卽出示嚴行曉諭查禁仍屬有名無實若多派兵役

巡察查拏又恐徒滋擾累總之有治人無治法應揀選能事地方
官責令妥爲籌畫實力清查俾閭閻不至食私而鹽務漸期整頓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著傳諭福康安文綬等卽遵照
此旨派委安幹員弁於川滇交界處所稽查嚴禁毋託空言再滇
省乾隆四十一年以前墮運鹽銷各款前經該督撫等奏明分限
八年帶銷而四十一二三等年鹽課積欠又有四十餘萬兩舊欠
未完新欠又加累累日甚徒有催追之名究無歸款之實恐民間
又受病日深辦理愈形竭蹶朕思該省整飭鹽務之首應年清年
款與其催追歷年之舊欠莫若先清本年之新款如本年庚子將
應完四十四年課項先行儘數催交其全完足數之外再能催出
若干卽以補還從前四十三年舊欠如此年清年款如有多餘遞
年向上補還舊欠俟四十三年舊欠已清卽清四十二年之欠似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七

此逐漸追溯清釐不必定以年限俾民力稍紓而地方亦不至有
那新掩舊之弊可望積欠漸清鹽務或有起色將此諭令福康安
等伊等以爲如何○己丑正陽門城樓災○調江蘭爲雲南布政
使農起爲河南布政使以福川爲安徽布政使由湖北按察使遷○庚寅
以劉峩爲湖北按察使署直隸按察使○癸巳賜汪如洋等一百五十五
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丁酉諭孫士毅前在雲南巡撫任內不

能參劾李侍堯革職發往伊犁固屬咎所應得但與本身獲譴者
究屬有閒且其學問亦優著加恩免其發往伊犁令在四庫全書
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與紀昀陸錫熊同辦總纂事務以贖前愆

○戊戌諭尙書和珅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十公主之額駙賞
帶紅絨結頂雙眼孔雀翎穿金綫花褂待年及歲時再派結髮大
臣舉行指婚禮○己亥 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

額賦十分之三○辛丑成都將軍特成額等奏前派總兵成德游擊袁國璜安撫眾番將賊境要區占據茲已據成德將上三暗巴之節齒番民一百六十戶袁國璜將宗巴朗改兩寨番民一百十四戶共男婦一千七百九十九名口善加撫馭隨派漢土弁兵駐紮各寨宗巴既爲我兵據駐料索古壘轉盼來投所有支巴肯本郭木三盜藪無難迅速撲拏見定卽日勒兵前赴達拉藏喜一帶相機督辦報聞○甲辰以成策尹壯圖俱爲內閣學士成策由翰林院侍講學士尹壯圖由太僕寺少卿遷○乙巳 上詣熱河 文廟行禮 上駐蹕避暑

山莊○御製戒得記曰孔子三戒之論朱子注謂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又引范氏之言以爲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蒙引又引新安陳櫟之語以爲志亦定向於理志有善惡理無不善諸說釋聖析理各抒所見亦既擇之精而語之詳矣我 皇祖聖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二十

壽望七時嘗欲鑄通用小璽命內廷翰臣擬文皆無當 聖意者乃定戒之在得字用之此語聞之張照蓋爾時伊在南書房裏行也然當時 聖意引而未發予今年亦屆七袞於元旦試筆卽隲括此語爲什茲駐蹕避暑山莊乃 皇祖朝乾夕惕用此璽之處而予受 恩之所也適作書室於清舒山館之左卽以題額而爲之記以闡 皇祖之義曰帝王之學與佔畢書生有不同則所戒亦當各異未定方剛之戒茲不復論茲所戒者當在得矣而得豈與庶人同乎欲得賢才而用之此可戒乎欲得億萬年永承天眷此可戒乎欲得寰宇安甯萬姓樂業此可戒乎欲得五風十雨屢綏普徧此可戒乎若夫欲得貨財爲瓊林大盈金花內帑之私則是剝肉補瘡自速其亡之舉古有明戒而戒及此其亦小矣因敬思 皇祖所云戒得者其在擴土兼遠之爲乎擴土兼遠之不已

必有窮兵黷武之事我 皇祖雖征朔漠復衛藏非窮兵也不得已也予小子欽承 先志亦既平伊犁定回部靖金川擴土不爲不遐兼遠不爲不備然非敢恃兵之強將之略而窮黷以逞已之欲亦惟是不得已而用之耳幸蒙 天助諸事順成今則壽登七旬亦既老矣尙何所不足敢弗以 皇祖之戒爲戒乎如是則先儒所謂志氣血氣胥不外一理然此理實非佔畢儒生所得同而或有合於我 仁祖垂示萬禩之義乎

六月庚戌以李封爲浙江按察使

由江西道遷

○壬子諭近據巴圖奏

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二部落牲畜孳生蕃庶請令杜爾伯特烏梁海等向外遷移空出遊牧卽令扎薩克圖汗等部落接連移駐等語因此事斷不可行屢經訓諭並令博清額前赴烏里雅蘇台會同巴圖車布登扎布秉公辦理喀爾喀向有博端綽爾在額爾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五

齊斯額濟勒等處遊牧者因畏懼噶爾丹前來投誠經 皇祖賞

給牧地至乾隆二十年始平準夷中間相距五十餘年伊等遊牧何以容納今喀爾喀已潛將遊牧展至蘇木卡座此等地方卽非伊等所應占據茲又欲占杜爾伯特地方若任其占據日久必至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等處亦將盡屬喀爾喀矣從前噶爾丹策零之父策妄阿喇布坦欲將阿爾台迤北等處不令空閒再三籲請終未允許噶爾丹策零向額駙策凌聲言大皇帝若遣兵前來路遠馬疲口糧不繼必仰給於汝喀爾喀我兵亦惟向喀爾喀索取等語經額駙策凌諭以大皇帝準情酌理將阿爾台等處作爲隙地汝若興兵來犯我惟知捐軀以報大皇帝無謂我生計艱難心懷怨恨也策凌之言深堪嘉悅今拉旺多爾濟等巧借畜牧爲名欲將國家兵力攻取之地希圖占據情殊可惡喀爾喀實屬負恩

此事與左翼二部落無涉著傳諭博清額將此旨通諭右翼之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二部落眾喀爾喀等知悉俾勿忘乃祖額駙策凌之忠勤也○乙卯命三寶入閣辦事調富勒渾爲閩浙總督以舒常爲湖廣總督

署雲貴總督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特成額等

奏攻毀三暗巴賊巢全獲安錯等首夥辦理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此案始經發覺時特成額等卽辦理過於緩弱見在雖已全獲首夥各犯並將安錯正法梟傳懸示而白馬四郎達罕綽吉二人均係同謀合夥之犯卽不槩予駢誅豈可復令歸巢辦理殊爲錯謬著特成額等卽傳諭該犯爾等本屬罪應正法今蒙大皇帝宥爾不死實爲格外殊恩見在尙有傳諭之旨卽當赴省聽候俟其到成都時將該二犯嚴行監禁毋稍疏懈致令脫逃至三暗巴地方既有此次搶劫之事今經官兵勦捕完結自應派駐綠營官兵如見在金川等處安設流官之例稽查彈壓並令德爾格忒土司酌派大頭人協同管束其三暗巴番人止可聽其仍留小頭人零星分管地方毋許復有大頭人在彼管理事務方爲妥善前次所降清字諭旨甚明特成額等接到卽遵照查辦若如伊等所辦何以完此案乎又此次辦理迅速竣事自因在金川用兵未久德威所播該番等俱懷畏懼而將弁官兵亦皆係曾經出兵打仗之人是以各知奮勉易於集事其副將鄂輝參將張芝元遊擊訥奇善尤爲出力甚屬可嘉著特成額等酌量獎賞並隨便送部引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文綬知之○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軍機大臣奏據原任大學士于敏中之孫子德裕稟稱伊堂叔于時和自子敏中歿後卽挾制家產不令與聞於本年三月擁費回籍復留族姪于錫榮及家人趙喜在京於六月初五日自海淀進

城搶奪貢件業將趙喜呈送順天府在案又稱伊庶祖母抱養內姪張招官于時和欲令承祧于氏等語于時和於于敏中身後既有挾制伊姪把持家產情節今復先行回籍自必更有覬覦于敏中原籍貲財侵吞隱占之事著傳諭吳壇卽親身前赴金壇將于時和所占于敏中貲產逐一查明毋令伊家不肖族眾致有隱匿並查訊于時和如果有侵欺家產及欲令張招官承祧于氏情事卽據實參奏交部從重治罪于德裕原稟並著發寄閱看吳壇素稱曉事如何分給于德裕之處自能妥協辦理也至于錫榮趙喜等如何搶奪貢件據稱業經呈明順天府查辦著傳諭阿桂英廉卽行嚴訊明確辦理具奏○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陳輝祖奏邳睢廳屬黃河因上游水發於六月十五六七等日水勢加誌椿上長至一丈三尺七寸邳睢南岸大隄溜往南趨更兼東北大風河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二五

浪撞擊水高隄頂隨搶隨塌人力難施於十七日丑時睢甯縣地方郭家渡隄工漫塌二十餘丈水由沈家河入五湖歸洪澤湖等語見在曾否合龍大溜未致奪河否已於摺內批詢此時薩載諒已馳赴工次其郭家渡大隄見被漫溢曾否奪動大溜最關緊要朕心深爲廕念著傳諭薩載卽行查明奏覆並會同陳輝祖督率文武員弁迅速搶護立卽合龍毋令奪動溜頭致再有刷塌寬深之事至陶莊一帶今春經朕親臨閱視令將北岸開寬以備漲水暢流著將見在一切情形一併迅速由驛奏覆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傳諭陳輝祖知之○以和坤爲領侍衛內大臣○辛未軍機大臣等議覆成都將軍特成額等奏籌辦江卡地方善後事宜一江卡地方勦定應酌派弁兵分駐從前察木多因控制西藏設立遊擊一員千把外委六員駐兵三百三十一名今西藏收甯

已久無庸安設多兵應抽出兵一百名把總外委各一員撥歸江
卡守備管理駐防彈壓一江卡添兵駐防宜相地築礮以資棲止
一三暗巴一帶已設守備各員分駐並令德爾格忒土司酌派大
頭人協同管束其三暗巴番人止許留小頭人零星分管該將軍
所請分派土司及令喇嘛經管之處均無庸議從之○壬申諭朕
惟歷代 寶璽所以展禮 神祇式彰 符命我國家承 天眷
佑自 太祖 太宗創業盛京肇膺大寶逮我 世祖正位凝命
奄有萬方我 聖祖六十一年篤祐延庥深仁淪浹我 皇考世
宗勵精圖治繼序 前徽罔不欽崇 天道勤恤民隱夙夜勤求
治理不敢康甯用克協於 天心俾中外蒙和壹之休臣庶享昇
平之福暨於朕躬嗣服兢兢業業祈 天永命恆切於懷惟是

太廟尊藏 列朝寶冊金繩玉檢 靈爽式憑然以次第鑄造未

東華齋錄

乾隆九十一

七

免玉質大小長短不能一律荷 天之休承 列祖 列宗之餘

慶平伊犁定回部和闐良玉歲有恆貢用是特命有司選良工卜

吉日敬造 列朝寶冊一律從同以奉 太室念今年爲朕七旬

萬壽自古帝王受 天純佑 錫福延洪實無有過於朕者朕用

是益不敢不敬 天益不敢不勤民惟有朝乾夕惕思日孜孜以

敬迓億萬年無疆之 寶命所有換出 太廟尊藏 列朝寶冊

敬諫吉日簡派皇子恭送盛京 太廟尊藏以昭 祖宗功德之

成於萬代嗣後凡有舉行寶冊事皆以是爲例必爲二分一奉

太廟一送盛京朕之此意欲我子孫世世知 天命之難謹敬

天勤民永存無疆之恤以保無疆之休可將此旨恭錄二通一存

上書房一存內閣敬承無斃欽哉特諭○癸酉諭前曾降旨皇孫

輩未得品級者俱賞戴紅絨結頂帽至曾孫輩數較遠停止戴用

此指已往者而言今朕已見會孫奕純踰二三年奕純婚娶後朕
便得見元孫伊等皆育養宮中一時五代並見亦誠罕有此皆
上天垂庥伊古未有之盛瑞如會元輩當朕在位時俱不得戴紅
絨頂帽又無品級朕心不忍且於體制未協嗣後凡在位時見有
之會元俱准戴用我大清億萬斯年皆當遵此將此繕寫二分分
貯宗人府上書房敬謹奉行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澗瀾蕃恭校

秋七月丁丑朔諭軍機大臣等前會傳諭吳壇令其親身前往金壇將于時和所占于敏中原籍貲財逐一查明毋令伊家不肖族眾隱匿並查于時和如果有侵欺家產及欲令張招官承祧于氏情事卽令據實參奏交部從重治罪所降諭旨甚明該撫自能仰體朕意妥協查辦茲據大學士阿桂等查奏于時和留京族姪于錫榮並家人趙喜供稱于時和同南起身前先後裝車九輛約有大小箱四十餘隻等語又據于錫榮供于時和在京時曾向說將來要令張招官改姓于氏承祧是于時和覬覦財產託病擁費回南屬實請旨將于時和革職等語于時和著革職于錫榮趙喜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交部監禁再行查訊外著將此鈔寄吳壇閱看將摺內所取供詞情節逐一研訊于時和如何擁費回籍覬覦財產捏病告假各緣由秉公詳悉確審定擬具奏至于時和所有侵占于敏中財物著吳壇分晰開單進呈仍酌量分給于德裕銀二三萬兩以資養贍將此密諭吳壇一一遵照妥辦並令由驛奏覆○賞孫士毅翰林院編修○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吳壇奏到睢甯河工漫口情形一摺據稱當卽兼程前往親勘籌辦俾被水人民不致失所等語睢甯漫口前陳輝祖奏報時已傳諭薩載令其前往工所會辦堵築合龍各事宜此時吳壇見有交辦于時和侵占財產一案自應一手迅速妥辦不必亟亟前往工所至籌辦水災賑恤諸務此事薩載可以先行料理吳壇俟于時和一案查辦完結再往未遲至大學士于敏中所遺財產若伊生前營私不法之事已顯露卽

將伊正法抄入官皆所應得今既完名而沒朕亦惟始終保全以存大體本無庸究治其生前之罪至于敏中財產若干昨已傳諭吳壇令其開列清單具奏並酌分銀二三萬兩給予德裕以資養贍卽于德裕亦本非的確于敏中之孫在伊得此以奉其祀亦足矣其餘存貲財卽係于時和與張氏侵占隱匿應行歸公之件且亦非得之以正者吳壇到金壇時卽行詳查該縣有無應行辦理水利隄工城工義學等地方公務卽將此項撥辦酌派委員經理其事覈實摺奏報銷俾于敏中所存遺產仍爲本籍地方正用不致他人侵飽私囊亦甚平允也其奏摺內亦無庸聲稱入官字樣以副朕始終保全至意將此傳諭吳壇知之○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壇奏前往金壇查辦于時和盜占于敏中原籍贖產一案內稱據于時和家人杜喜等供稱于時和於本年四月抵家住於伊父子文駿家於六月二十八日進京其自京運回贖物另貯一室自行封鎖俱不許伊父開看亦無銀兩衣服給與伊父當將封鎖之房開看內有銀四萬六千兩並如意銅羹畫片各件及田房契券是于時和吞占于敏中贖產已屬顯然至伊父子文駿房內俱係破舊衣服並無絲毫銀兩等語是于時和串通張氏隱占于敏中贖產帶回銀兩衣物不許伊父開看亦無絲毫給與伊父子文駿其負恩昧良不孝已極伊父子文駿之物不必查辦仍行給予至于時和前已降旨革職茲據吳壇奏稱派員沿途截拏將來途次拏獲確審定案時竟將于時和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爲不孝昧良者戒至太監蘇姓據稱尙未到金壇已知會潯墅揚州淮安各關留心截拏將來拏獲時訊明押帶財物屬實亦應解交內務府著總管內務府大臣嚴行治罪以爲太監託病告歸生

事不法者戒又據另摺內開于敏中自治新房一所用銀一萬兩別有花園見作義學並未修葺等語朕從前卽風聞該縣有爲于敏中蓋造花園之事何未留心究出並聞有道員爲之料理此大關繫吏治吳壇不應放過此事原籍地方官於本地顯宦竟敢公然爲之修蓋房屋花園此於吏治官方所關甚大設使江蘇紳士見任山東道府州縣者卽於吳壇原籍爲之修蓋房屋可乎此事吳壇何以不行查明據實具奏乃佯爲不知欲輕描淡寫希圖完案實屬不知朕恩舊習未改吳壇著傳旨申飭至另摺所稱于敏中前後置買義田一千一百餘畝用價八千餘兩養贍貧族報官有案此係義舉不宜動其餘分給于德裕貲財二三萬兩及于時和侵占銀兩留充該地方公用之處俱著遵照節次所降諭旨妥協辦理將此傳諭知之○丁酉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上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三

御依清曠殿召見賜坐慰問賜茶○戊戌諭六阿哥之子縣聰病故伊福晉係三寶之女尙在未婚卽來持服實屬可嘉滿洲大學士之女如此守志固理所當然但縣聰並無子嗣情殊可憫著加恩以縣恩次子給縣聰爲嗣將此旨寄與英廉轉傳諭縣聰福晉知之○永定河溢○己亥諭昨據諾穆親奏七月十三日有趙姓太監牽羊進城自稱係縣億府中官用羊隻不肯納稅反將書吏毆打撕毀告示阿桂遣家人說情私行完結等語縣億業經來至熱河其府中太監滋事阿桂係總諳達且爲縣億福晉之祖父聞此情節卽應先行具奏乃反使家人代爲關說實屬錯謬著傳諭引暢弘曉英廉等將應訊人犯嚴行審辦並將諾穆親原摺鈔寄阿桂閱看令其明白回奏○辛丑東河蔡家莊河溢○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國泰奏東省汶河因今年雨水過多水勢陡長七月十

七日又值大雨東平州戴村壩民埵被水衝漫流入大清河民田廬舍均無妨礙見在督飭道府廳州修築加椿培厚以期鞏固等語所辦均屬妥協但闕進呈圖內所畫汶水流入大清河之處殊未明晰據貼說內稱大清河由東平州經東阿等州縣至利津縣入海計長六百餘里自屬該處大河而圖內所繪大清河並無來源僅汶河戴壩分流一股遂如河源豈有六百餘里之大河如此而已乎著傳諭國泰卽另行詳晰繪圖將大清河從何發源之處貼說呈覽仍將該處見辦情形據實奏聞尋奏大清河上游來源卽係汶河古時汶水至東平之戴村卽北流與大清河會合入海自明人導汶濟運始於戴村築壩使汶水西南流至分水口入運如汶水漲溢則聽其由壩上分洩入大清河使運河不至漲漫而大清河下游兼受蘆泉浪溪八里堂三空橋五空橋錦河柳木溝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年

四

沙河中川豐濟灤水清水土河等十四河之水是以蜿蜒六百餘里成爲大河至汶河漫口趕緊鑲築見止有口門十餘四五日內卽可完工得旨覽○顏希深卒以李本爲貴州巡撫由布政使遷

○癸卯以孫永清爲貴州布政使由左副都御史遷○甲辰諭諾穆親奏

繇億之太監帶羊隻進城不肯納稅反將書吏等毆打撕破告示阿桂差人說情私行完結等語當經降旨令阿桂明白回奏茲據奏稱差人說情之處實有其事殊屬非是阿桂在軍機處行走多年朕辦理庶務伊所深知豈遇此等事件朕能曲爲寬宥耶伊係滿洲首輔爲繇億福晉之祖父何可如此瞻徇阿桂應得公爵及寶石頂雙眼花翎四團龍褂金黃帶本應撤回但伊於籌辦金川一事頗著勞績朕念此施恩不從重治罪著罰公俸十年並不必在總譜達上行走

八月壬子以京師麥貴命五城米商買通倉麥運京平糶○乙卯諭大學士程景伊品行端醇老成練達歷膺部務懋著勤勞簡任翰林正資倚畀昨因其抱恙未痊特命加意調理並屢次存問方冀速就痊愈茲聞溘逝深爲軫恤著派散秩大臣帶同侍衛十員前往奠醴所有應得卹典並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諡文恭○丁巳永定河漫工合龍○湖北巡撫鄭大進貢金器不納切責之○戊午諭朝鮮國王世守藩封素稱恭順歲時職貢祇慎可嘉間遇特頒敕諭及資送歸國等事如琉球等國亦俱奉章陳謝惟朝鮮國王必備具土物附表呈進藉達悃忱向因專使遠來若令齋回徒滋跋涉是以歷次例准留作正貢以示優恤而該國王恪共職守屆應正貢時仍復備物呈獻往來煩複轉覺多一儀文我君臣推誠孚信中外一體又何必爲此繁縟之節耶今歲朕七旬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五

萬壽該國王具表稱賀業已宣命來使前赴行在隨朝臣一體行禮宴賚其隨表貢物此次卽行收受以伸該國王慶祝之誠嗣後除歲時慶節正貢仍聽其照例備進外其餘陳謝表章所有隨表貢物槩行停止毋庸備進副朕柔惠遠人以實不以文之至意著禮部傳諭該國王知之○庚申以直隸偏災命截漕十萬石存北倉備賑○賞給山東曹縣等三縣出借麥本銀兩免徵還○壬戌諭各省吏治自皇考時嚴行整飭綱紀肅清至地方官與中朝顯宦交結往來尤干例禁亦曾屢降諭旨訓飭再三乃昨聞得蘇松糧道章攀桂有爲原任大學士于敏中修造房屋花園之事隨經傳諭吳壇查明覆奏茲據奏到章攀桂曾爲覓匠經理尙未出貲幫助請將章攀桂革職發往軍臺效力等語于敏中受朕深恩乃聽本省地方官逢迎爲之雇匠蓋屋若在生前必當重治其罪

今既完名而歿姑不深究以示朕始終保全之意至章攀桂逢迎鄉宦罔顧官箴卽問擬發往軍臺亦所應得但此事尚未出貲幫助亦姑不加深究著將章攀桂革職免其發往軍臺至吳壇身任巡撫於屬員中此等營私趨勢之事不行查奏經朕聞知飭諭始行據實劾參可見官官相護習以成風不可不加懲儆吳壇著交部嚴加議處此後外省如尙有此等情事一經發覺必當嚴行治罪斷不能復如此次邀恩未減毋謂朕教之不早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寅命再截漕二十萬石存北倉備賑○己巳諭薩載見丁父憂兩江總督員缺著陳輝祖暫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速行前往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國泰暫行兼理各省督撫向無在任守制之例卽旗員閒有一二年復令其署任者亦俟服滿方准實授但薩載在江南年久實爲南河不可少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六

之人薩載接奉此旨著卽速來京仍於百日滿後前往署理兩江總督此因一時不得其人並非令其在任守制也李奉翰著卽馳赴南河辦理一切堵築事宜其東河事務亦關緊要李奉翰俟薩載到任後卽回河東河道總督之任○癸酉召吳壇來京調閱鶚元爲江蘇巡撫以農起爲安徽巡撫調李承鄴爲河南布政使以查禮爲四川布政使由按察使遷○甲戌 上自避暑山莊回鑾謁

東陵 西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理郡王弘曉

薨遺疏聞諭今聞理郡王溘逝朕心甚爲軫念著遣皇孫絳恩往

奠茶酒尋予祭葬諡曰恪○以孫嘉樂爲四川按察使由廣東肇羅道遷

九月丁丑軍機大臣等奏據革任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呈請據

情代奏願於南河河東等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得旨姚立德著

發往南河交與薩載等以河工同知差遣委用效力贖罪○戊寅

命樞璜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蔡新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周煌爲兵部尚書以周元理爲工部尚書沈初爲兵部左侍郎原在禮部○己卯蔡家莊漫口合龍○以馮光熊爲江西按察使由福建汀漳龍道遷○壬午 上謁 昭西陵 孝東陵 景陵至

孝賢皇后陵奠酒○癸未諭公允祁前因辦理 陵寢事務未能妥協由貝子降授公爵今著加恩仍封授貝子○甲申琉球貢使

蔡煥歸國歿於途命卹之○辛卯 上謁 泰陵 泰東陵○睢甯縣郭家渡漫口合龍○壬辰諭國初設官分職不殊周官法制

又定鼎中原參稽前代不繁不簡最爲詳備其閒因革損益名異實同稽古唐虞建官惟百內有四岳百揆外有州牧侯伯奮庸熙

載亮采惠疇周則監於二代立三公三孤秦漢以後爲丞相爲中書門下平章知政事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爲大學士其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七

實官名雖異職守無殊惟在人主太阿不移簡用人則雖名丞相不過承命奉行卽改稱大學士而所任非人竊弄威福嚴嵩之

流非仍名大學士者乎蓋有是君方有是臣惟后克艱厥后庶臣克艱厥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繫乎宰相其言實似是而非也至

六官卽今之六部周禮典制綦詳要亦本於唐虞司徒秩宗諸職外而督撫自秦漢以來所稱守牧節度行省卽唐虞十二牧之遺

歷朝改革建置紛如難以縷數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

大清會典本自秩然至於援古證今今之某官卽前某代某官又

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允宜勒定成書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了然見在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卽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文武內外官職階級與歷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

允毋遺其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健銳火器營內務府並駐防將軍及新疆增置各官亦一體詳晰考證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由總裁覆覈陸續進呈候朕閱定書成後卽以此旨冠於卷首不必請序列入四庫全書刊布頒行以昭中外一統古今美備之盛因首論丞相一官餘可類推覽是編者其各顧名思義慎於天工人代兢兢業業夙夜靖共以庶幾克艱無曠之義欽哉特諭○癸巳諭前據巴延三等奏搜捕沙灣菱塘等處夥盜拏獲凌大頭等訊據供出沙灣之石碁汎水陸弁兵向有得受盜賊縱容出入情節實屬從來未有之事已降旨將該提督章紳革職拏問總兵副參各員嚴行參奏並令將此案各盜犯從重辦理矣此等海洋巨盜糾夥肆劫自必盤踞有年因傳諭巴延三等查明此案得受盜賊起自何時係何人任內之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八

詳晰據實覆奏茲據巴延三等覆奏稱訊據各犯糾夥肆劫賄通弁兵地保弓役縱庇各情節俱在楊景素李質穎任內等語楊景素前任直隸總督時已聞其蘆盪不飭與李侍堯無異甫欲查辦而彼業已身故倖逃法網姑免深究今沙灣等處劇盜盤踞肆惡至於如此總督之責不在刑名錢穀而在緝盜安民乃楊景素竟置若罔聞貽害地方若不嚴加懲儆則凡任封疆者於地方諸務廢弛一經身故卽可脫然事外其何以共知炯戒乎著交薩載於回任後查明江南有河隄城垣等項工程應需修葺辦理之處卽罰令楊景素家屬承修以爲貪婪弛縱者戒至李質穎前覆奏摺內稱本年春間在廣東任內曾密傳李天培面詢情形商酌緝拏之法嗣因調任卽赴浙江等語李質穎既查有此等盜犯並未速行擒拏據實具奏其咎自無可辭但所稱今春密令李天培設法

緝拏因調任未及辦理如果屬實其咎尙屬有間若彼時既不嚴
行查辦經朕傳詢又復爲此飾說則其罪更大著巴延三等將李
質穎所奏各情節詳悉確查果否有實據可憑卽行據實具奏候
朕另降諭旨交部議處朕於臣工功過一秉大公至正從不設畸
重畸輕之意巴延三等查辦此案務須徹底根究毋得稍有瞻徇
李質穎摺併發○甲午總管內務府奏太監蘇常捏疾告退復敢
爲于敏中之姪于時和押帶財物南歸殊屬目無法紀應從重枷
責發遣得旨蘇常著於枷號滿日重責六十板再行發往伊犁給
與厄魯特爲奴○乙未 上還京師○丁酉諭前以督撫等呈進
貢物漸覺踵事增華屢經宣諭飭禁不啻至再至三本年萬壽節
前卽慮及王公大臣及外省督撫等不能仰體朕懷購備多品以
申慶祝因復降旨通行曉諭以期黜華崇實乃諸臣等仍不免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九

誇多鬪靡之習但朕七旬慶節非常年可比且因其遠道誠殷不
得不酌留數件其餘槩行發還並有諭奏事處不准接遞者諸臣
等諒亦共見共聞知朕意之所在矣夫內外大臣果心存忠愛惟
當實心任事爲國家抒藎宣猷豈藉貢獻以爲報效在督撫等各
就地方所產土物如荔支茶葉之類呈備賞賚尙屬任土作貢乃
競以金玉銅甃紛紛羅列朕實厭之卽如珫瑯一種必需銅製造
而成耗費銅斤亦日甚目下錢價漸昂安知非此項無益之費所
致且進獻不已各督撫中甚或有藉詞巧取以爲婪索之端則流
弊何所底止其所關於吏治民生甚大尤不可不力爲防禁嗣後
除各省應進土貢及各鹽政關差織造等例有官項採辦物件外
其內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撫毋得再有呈進如謂祝釐仲悃上下
聯情俟將來朕八旬萬壽尙可俯從其常時一槩不得再有煩瀆

諸臣其共勵寅清各勤職業毋更存進奉見長之念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亥添設伊犁撫民同知一員

冬十月戊申安徽巡撫閔鶚元奏遵旨覈議李侍堯罪名查李侍堯以大學士辦總督事貪黷營私罪無可追惟是李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爲久爲中外推服可否援照八議條內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綫不予以立決出自 聖恩得旨該部知道諭各省督撫覈議李侍堯罪名一案俱已到齊李侍堯以大學士兼管總督受恩最深乃敢營私敗檢驕縱妄行實出意料之外覈其情罪非僅如彰實之因病縱性致家人勒索供應者可比較之從前恆文良卿貪婪亂法致罹刑憲情節實約略相等惟恆文等甫任督撫卽肆意婪贓平日又無出力辦事之處李侍堯則身任總督二十餘年如辦理暹羅頗合機宜緝拏盜案等事亦尙認真出力且其先世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

李永芳於定鼎之初歸誠宣力載在旂常尤非他人所可援比是以前於尙書和坤照例定擬斬候大學士九卿請改立決時朕復降旨令督撫等各抒己見確議具題原欲以準情法之平茲各督撫大率以身在局中多請照大學士九卿所擬而閔鶚元則以李侍堯歷任封疆勤幹有爲爲中外所推服請援議勤議能之文稍寬一綫具奏是李侍堯一生之功罪原屬眾所共知諸臣中既有仍請從寬者則罪疑惟輕朕亦不肯爲己甚之事李侍堯著卽定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著照大學士九卿原議行朕詳慎庶獄一秉大公至正從不存畸重畸輕之見若各省督撫以李侍堯暫緩刑誅輒萌徼倖苟免之見亦斷不能逃朕洞鑒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從前查審奏到時適富勒渾前往江南行在召見朕詳加詢問據稱李侍堯歷任封疆實心體

國認真辦事爲督撫中所罕見其意以爲雖晚節不飭尚可棄瑕錄用及令各督撫覈擬罪名則富勒渾又照大學士九卿所議以卽請正法具題如果富勒渾見李侍堯平日勤幹有爲應寬一綫何妨如閔鶚元直抒所見乃於朕前旣已爲之乞恩及具題時又復隨眾從重定擬封疆大臣受朕委任深恩豈宜前後兩歧若此彼時不卽降旨交部者恐各督撫謂朕有意從寬心存迎合至陳輝祖於李侍堯罪名請仍交尙書和坤與大學士九卿覆議揆其意亦主監候但並不據見直陳作游移兩可之詞彼時閣臣卽請交部察議朕以各省題奏尙未到齊恐督撫等揣摩意旨又謂朕有意從嚴不敢各抒所見非朕降旨詢問本意是以俱批該部知道今此案罪名已定則兩人均有應得之咎不可不明白宣示富勒渾自異其說著交部嚴加議處陳輝祖游移其辭著交部察議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一

○己酉諭楊魁見在丁憂河南巡撫員缺著雅德調補該省見有災賑事宜雅德著速赴新任其巡撫印務交尙安暫行護理陝西巡撫員缺緊要畢沅前在西安最久熟悉該處情形且守制將屆一年見在一時不得其人著前往署理並非開在任守制之例此朕用人不得已之苦衷亦天下臣民所共諒也畢沅不必來京請訓著卽馳赴新任○壬子諭川省各土司自金川底定後令其每年輪班入覲俾伸瞻就之忱本年爲朕七旬萬壽伊等情願來京隨班叩祝經提督明亮帶領前至熱河各加賞賚仍令明亮帶領分起回川茲據明亮奏稱土司等均已行抵西安天氣晴和沿途甯帖無不歡呼感悅等語此國家柔遠綏遐之道伊等目覩內地幅員之廣闊人民之富饒回歸土境自必轉相告語同心向化乃昨據嵇璜奏稱土司等此來見天朝恩賞優渥班秩尊嚴視本處

地方官漸生玩忽此慮及國家體統乎或者隱爲地方官護送有賠累乎何不明言然總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中國撫馭遠人全在恩威並用令其感而知畏方爲良法若如明季漢官當外藩恭順則藐忽而虐侮之或且勒索滋弊及其有事則又畏懼而調停之往往激變率由於此各土司原屬內地管轄雖有會賞一二品頂帶者其謁見地方官儀節自有一定體制如西藏班第達雖係公爵見駐藏大臣亦當跪見致敬此則中外一體分所宜然不容紊越該將軍督提等務宜隨事留心飭諭各屬於該土司等體恤固宜周至而等威亦不可陵替又不可蹈明季漢官陋習以期經久無弊至於護送賠累則地方大吏所司何事不宜查辦乎歷觀往代中國籌邊所以釀費未有不由邊吏陵傲姑息綏馭失宜者此實綏靖邊隅撫馭外人之要務不特川省爲然卽直隸山陝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三

雲貴閩粵等省凡與邊境毗連之處各該督撫等均宜時刻留心督率文武體朕此旨永遠遵奉以昭我國家中外同仁之治將此通諭知之○甲寅諭昨因椿璜奏稱川省土司入覲見天朝恩賞優渥班秩尊嚴恐視本處地方官漸生玩忽殊未喻朕柔遠綏遐之道已明降諭旨揆椿璜之意或因地方官應付賠累起見果爾何不直言且該土司等由伊土境起身前至省城一切俱係己力地方官本無應付之事若由成都至京沿途又有額設驛站其支給分例俱准開銷官項况又分起行走並不至用逾定額該地方官有何賠累若伊等支應供給有心糜費並任聽家人胥役浮冒開銷亦其自取督撫等何難據實查辦而轉以賠累爲辭乎因思土爾扈特及回城伯克來京亦未必無此等浮議亦當一槩令其不來朝謁乎蓋此皆由各驛站馬匹本不敷定額並多疲瘦不堪

應用者一週差務稍多卽形支絀轉藉口於供應賠累以飾其剋減驛站馬乾之咎實爲外省惡習朕屢降諭旨嚴切飭禁但恐地方官視爲具文不知悛改著再明切申諭各督撫嚴飭管驛大小各員務期馬匹足額騰壯如有短少疲瘦立即嚴參示儆若二三年後朕特派大臣往查仍有此等情弊惟該督撫是問且必重治管驛官之罪不能稍爲寬貸也將此通諭知之○乙卯以景祿爲廣東按察使由郎中遷○戊午諭據喀甯阿奏太原府教授梁鴻奉部籤升福建安溪縣知縣但驗看該員才識迂緩難膺民社不敢因其已經推升率行送部請將梁鴻仍留教授原任一摺已批該部知道矣前因袁守侗奏請將文安縣知縣資原庚改教朕因資原庚係在教職任內由本班截取經該撫給咨赴選得缺何至到任甫經數月卽被參劾是以降旨敕部按照年限酌定處分所以慎重民社而又各量其年力也但慮督撫等因有此旨認真辦理或有意從嚴亦未可知而熱中者轉不足以服其心嗣後此等截取教職如有經督撫奏明不勝民社而該員不甘廢棄情願送部引見者俱著照大計入法之例准其給咨送部引見庶督撫等不至屈抑人材而教職等亦無從藉口著爲令○庚申賜黃瑞等四十二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丙寅 上臨九公主第視疾○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齡阿奏接奉諭旨令楊景素家屬承修河隄城垣等事督臣薩載回任尙需時日恐伊子聞信隱寄豫滋弊竇當卽委員會同總商詳確訪查正在查辦聞見據伊子楊炤將在籍金銀等項一應房產田地及在京各處所存產業並出借銀兩連鹽引窩價約共值銀三十三萬餘兩一併另行開單稟呈等語前因恐楊景素家屬有隱匿寄頓之事已傳諭伊齡阿留心查

察伊齡阿尙未接奉此旨卽能嚴密訪查所辦具見實心任事但楊景素前在總督任內雖有蠶蠶不飭情事係伊身後漸次昭著亦無贓款實蹟與貪黷營私敗露於生前者情罪尙屬有閒且伊子楊炤聞信後卽將所有產業據實和盤托出尙屬具有天良著加恩將伊家產內酌量撥給三四萬兩俾資養贍其餘呈出之項著交陳輝祖伊齡阿分別估變以備高家堰等處工程之用其有應行解京者卽著解京並已就近諭知薩載矣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十一月乙亥朔 上臨九公主第視疾○己卯諭汪圻前於餽送李侍堯銀兩案內擬發新疆朕本意以其究因李侍堯婪索營私所致若果安靜到京尙可如孫士毅之加恩寬其違發之罪乃伊曾任臬司大員押解進京有違定例私自船行探視家口實屬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四

法犯法經刑部擬以絞候自係罪所應得但覈其情罪明年秋審時九卿固必列入情實亦尙不至予勾伊轉得安坐京城囹圄免致違發雖曰罪之其實惠之汪圻著寬照原擬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永遠充當苦差○庚辰諭刑部議駁原任江蘇巡撫吳壇審題倪顧氏逼迫伊夫倪玉自縊身死一案該撫將倪顧氏照逼夫致死例擬絞監候與例不符應將倪顧氏依毆夫至篤疾絞決律擬絞立決一本部駁甚是已如所議行矣婦之於夫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同列三綱所關綦重律載人子違犯教令致父母自盡者皆處以立絞豈婦之於夫竟可從輕今乃逼迫其夫致令自盡此等潑悍之婦尙可令其偷生人世乎此案倪顧氏薄待倪玉前妻之子致相吵鬧已失婦道嗣倪玉見伊子常受單寒欲給錢營生顧氏又與爭毆以致倪玉氣忿情急自縊殞命兇悍如此該撫僅

擬絞候豈明刑弼教之意乎律既載妻毆夫至篤疾者絞決本屬允當乃例又載妻妾逼迫夫致死者比依妻毆夫至篤疾律擬絞奏請定奪之條以致引用牽混殊未妥協著交刑部將此例另行妥議改正通行此案係吳壇審擬具題吳壇在刑部司員任內辦理案件最爲諳練不應援引失當若此使其尙在必將伊交部嚴議此案失於寬縱殊屬非是塔琦著傳旨嚴行申飭並將此通諭知之○停煙瘴苗疆歷俸未滿丁憂服闋人員仍發原省例○辛巳以故理恪郡王弘曠子永璦照例襲封多羅貝勒○壬午諭慶桂已補放烏里雅蘇台將軍阿肅著調補吏部侍郎不必兼署兵部其禮部侍郎員缺著德明補授德成見已回京伊係本部侍郎可以兼管錢法堂事務福長安不必兼署工部至胡高望見在出差工部漢侍郎乏人著曹文植兼署○甲申諭烏里雅蘇台將軍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五

原爲征討準噶爾設立彼時將軍係公傅爾丹順承郡王錫保平郡王福彭其後軍務停止以六額駙原屬副將軍卽令爲左副將軍至成袞扎布車布登扎布等或以人材去得勞績可嘉節次補授並非世襲之職也今烏里雅蘇台將軍員缺業已補放慶桂但思將軍新易而朕又特降諭旨令將軍參贊不必辦理喀爾喀遊牧事務則將軍參贊及四部落盟長各有專辦事件其如何分別擬定條例俾不至瞻顧誤事亦不至越畔營私久遠奉行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尋奏一烏里雅蘇台將軍係辦理邊疆巡察四部落臺卡之職除尋常事件聽喀爾喀盟長自行辦理外至事關緊要及調發兵馬諸務該盟長副將軍扎薩克應統遵將軍節制違則參究一四部落副將軍及王公扎薩克等每年輪班駐紮烏里雅蘇台向例副將軍承辦四部落事件呈報將軍參贊

今將軍參贊既不管理遊牧事務其四部落輪派駐紮之王公扎薩克除照舊派駐外所有駐紮之副將軍應仍聽烏里雅蘇台將軍參贊調撥兵馬及巡察部落接設臺卡等務不必辦理遊牧一四部落盟長向例會盟辦事屬下科派馬匹牲畜餵糧等項種種浮費請嗣後如有必須會盟者先報理藩院由院示覆餘則槩令停止一賊盜人命等案該扎薩克呈該盟長報部定奪如有不秉公辦理或被人控告或經將軍等參奏照例治罪至扎薩克亦請交四部落盟長善爲約束儻有擾累該盟長亦據實奏辦以示懲儆得旨依議著通行喀爾喀四部落盟長副將軍閱看將所定是否伊等意見若何之處各報部轉奏○乙酉以諾穆親爲工部侍郎署兵部侍郎○辛卯諭向來各部院司員保送三庫稅差錢局坐糧廳等項每有將會經得差人員未隔數年復行保送者不知在京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六

滿漢司員人數本多此等得項較優之差自應令其均霑普及若出差未久復予保送則從未得差者未免多有向隅嗣後保送此等差使之員其已經派過者著於十年後方准再送如堂官等違例蒙混保送經朕查出及被人參奏者卽照徇庇例議處著爲令○壬辰諭從前內府摹刻蘭亭八柱帖流傳各蹟頒示臣工久爲藝苑楷模茲復得端石摹刻蘭亭及圖畫詩跋各種命內廷翰林等詳檢並將內府舊搨本逐一比對則此搨係明永樂時周王有燉所摹至神宗時益王翊釗及其子常遷又行補刻者但歷年久遠石刻缺略不全著內廷翰林等詳查內府所藏舊搨蘭亭圖跋交御書處補行摹刻以臻完善其圖畫著賈全摹補刻成後仍將流傳原委並缺略摹補緣由詳晰題識附刻於後以昭嘉惠藝林至意○甲午命再撥通倉米三十萬石部庫銀三十萬兩交直隸

備賑○乙未諭近來善撲等屢次皆勝蒙古揆厥所由自因管理善撲營之拉旺多爾濟扎拉豐阿均係蒙古伊等授意各該處不將好善撲挑來見在滿洲因蒙古中無好善撲自爲滿足不肯學習保無日久偷安之漸應派出滿洲大臣一員管理所有拉旺多爾濟之缺卽著豐紳濟倫補授將此交理藩院通諭各蒙古知之○辛丑諭據六阿哥繇恩阿哥奏稱巡撫喀甯阿平日並無往來忽呈遞請安片子並送魚數尾未便收受等語阿哥等駭回甚是喀甯阿身爲巡撫與阿哥等毫無瓜葛何必餽送雖係微物恐漸染成風外省大臣與諸達太監等串通滋事喀甯阿著傳旨申飭

由按察使遷

○丁未諭軍機大

臣等前據閩鶚元奏宜興荆溪二縣山內石質鬆脆難以見方成丈未能適用等語所奏未見實心已傳旨申飭並面諭薩載回任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一

七

實力督辦矣海塘工程所用石料原有裏外層之分所謂背後石料也若不能多購堅細石料原可酌量於頂衝處所用堅細石料以禦潮汐衝激其湖平水緩之處將裏層酌量閒用宜興荆溪石料未始不可且卽閩鶚元在吳縣太湖所採及王臺望在浙所購石料亦豈無一二石性鬆脆者乃閩鶚元竟以宜興荆溪石質絀支碎裂未能適用一奏塞責此總因鄰省事務漠不關心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實屬非是著再傳諭閩鶚元務須痛改積習實力督率屬員認真採辦迅速趕運浙江以備海塘要工之用至王臺望等接收石料時亦當酌量情形撓搭配用使要工速竣而辦理不至掣肘將此由五百里發往並令富勒渾王臺望知之○以李慶霖爲福建按察使由汀漳龍道遷○庚戌諭朕恭閱實錄見鰲拜以從征屢立戰功感封公爵聖祖仁皇帝嗣統與大臣蘇克薩哈

等爲輔政大臣並加太師是時 皇祖冲齡踐阼鰲拜受事以後
卽專權自恣擅作威福因與內大臣費揚古有隙坐伊子倭赫並
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塞爾弼等以擅乘 御馬及取 御用弓
矢射鹿罪俱棄市並坐費揚古怨望亦棄市並殺其子尼侃薩哈
蓮籍其家以與其弟穆里瑪又蘇克薩哈係鰲拜姻婭亦以論事
齟齬積而成仇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鰲拜欲以薊州遵化遷
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圈民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管
戶部尙書蘇納海與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
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圈換鰲拜卽坐蘇納海以撥地遲誤昌祚
等以紛更妄奏悉治棄市且以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爲睿親王
私黨令部臣盡削世職以洩其忿並以蘇克薩哈疏稱往守 陵
寢得以生全之語卽誣坐以懷抱奸詐存蓄異心二十四大罪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七

予磔死 皇祖鑒其枉堅不允所請鰲拜攘臂強奏累日竟予絞
決並誅其族屬又入對時輒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時有竊
鰲拜馬者卽捕斬之並殺 御馬羣牧長 皇祖以鰲拜擅權不
法怙惡弗悛用人行政專恣妄爲文武各官欲盡出伊門下與穆
里瑪等結成黨羽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兇惡毀棄國典
特降諭旨嚴拏勘審並 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諸王大臣擬請
正法 皇祖念其效力年久不忍加誅從寬革職籍沒同其子那
摩佛一併拘禁迨伊死後仍 念其舊勳追賜一等男令其弟孫
相繼承襲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極後 賜鰲拜祭葬復一等公
世襲罔替是鰲拜一身之功罪載在冊籍昭然不爽朕惟大臣爲
國宣勤功銘鐘鼎尤當深自斂抑律已奉公以保全終始况輔臣
躬承 顧命翊贊機務更宜小心謙謹不可稍涉縱恣乃鰲拜當

日自恃政柄在握輒敢擅權亂法要結黨羽殘害大臣罪蹟多端難以枚舉若非 皇祖英明剛斷立予拏究漸將跋扈難馴而政事亦不可問至圈地一案相持不決百姓環訴失業幾致釀成大

事 皇祖不卽加誅僅予褫奪並仍給以男爵已屬格外之仁至皇考復還公爵時因念鰲拜舊勞伊孫達福才具又尙可用是以仍予施 恩蓋於鰲拜擅權縱恣固所熟聞至其不法款蹟如

實錄所載纍纍若此未必一一臚悉也今朕備稽事實蹟狀顯然若不覈其功罪明示創懲在鰲拜一家之僥倖所關猶小而後之秉鈞執政者無復知所顧忌將何以肅綱紀而杜僉邪乎所有見襲鰲拜公爵之德生本身旣無過犯且令承襲俟出缺時卽行停襲公爵仍照 皇祖所降諭旨給予一等男爵世襲罔替已足以示國家法外施恩舊勳之意矣至鰲拜當時所殘害諸臣中有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九

會以戰功得受世職爲鰲拜所枉復行褫革者著各該旗詳悉查明並見在有無子孫奏聞請旨候朕酌量加恩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雖於已往臣工之功罪亦必追論嚴明懲奸回於旣死以爲後世子孫有大臣擅權不法者戒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癸丑以勒保爲內閣學士

由太僕寺少卿遷

○甲寅命部院堂官畫題意

見不合者於公所面商毋令司員展轉傳述○丁卯諭浙江海甯改建石塘以王亶望會爲浙撫且肯擔當其事因命在工督辦但伊在服中不令與地方之務此朕用人不得已之苦心屢經降旨中外共知近因王亶望與李質穎有意見不合之處茲李質穎來京召對時奏及改建石塘後柴塘土塘仍須歲修以資保護等語朕從前親閱塘工老鹽倉一帶難以下椿素所深悉但思難以下椿處所其長不過數里非數十里之柴塘皆不可下椿改石也其

餘可以下椿處所若一律改石塘豈不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李質穎今有是奏此事關繫重大朕亦不能懸斷著大學士阿桂同李質穎馳驛前往會同富勒渾將李質穎王直望所見不同之處秉公確勘據實覆奏至王直望實丁憂之人朕因一時不得其人是以前令其馳驛回籍治喪事舉卽至浙辦理塘工原爲公務起見其家屬自應卽回本籍守制以盡私情乃據李質穎奏伊家屬仍住杭州安然聚處朕聞之爲之心動王直望並非無力令眷屬回籍之人似此忘親越禮實於大節有虧爲大臣者如此何以表率屬員維持風教從前伊父王師品行甚正無負讀書不應有此等忘親越禮之子養心殿暖閣恭懸皇祖聖訓有孝爲百行之首不孝之人斷不可用朕每日敬仰天語煌煌實爲萬世準則王直望望著革職仍留塘工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若再不知自咎心懷怨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二十

望不肯實心自效圖贖前愆朕必重治其罪矣至三寶以大學士管理總督爲維持風化之首今日當面問彼乃稱實知其事亦不以爲怪富勒渾見爲總督於此等有乖名義之事何不據實參奏均著交部嚴加議處李質穎到浙已久亦並未奏及直待降旨詢問始據實具陳亦著一併交部議處至科道於尋常細故往往摭拾具奏似此爲大臣之人於名教攸關者轉更緘默不言設如有貪酷擅權者亦將寒蟬矣國家又何藉此言官爲乎其籍隸浙省之科道尤不應毫無見聞何以並無一人入告斯豈風聞所弗聞乎著令該省科道等明白回奏○戊辰諭海塘工程關繫重大必得廣集眾思以期經理妥善陳輝祖於此等事務尙能留心講習見在薩載已回兩江總督之任所有南河總河印信暫交薩載兼署陳輝祖俟大學士公阿桂經過清江浦時卽會同前往海塘與

富勒渾等公同履勘籌酌詳悉妥議具奏○已已諭前據錢載奏
考證帝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經大學士九卿議駁該侍郎
又具摺辨奏朕因復交原議大臣再議今大學士九卿等奏請將
該侍郎所奏濮州屬虛平陽屬實之處仍毋庸議已降旨依議矣
經生論古反復辨證原所不禁但旣形之奏牘並經廷臣集議卽
不當再執成見况該侍郎奏稱黜呂不韋門下客浮說之譏夫呂
不韋卽無足取亦尙不可以人廢言况其門下客所著之書所謂
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者豈能毫無足據乎且其時去古未
遠或尙有所承述今乃欲以數千年後虛揣之詞遽行翻駁有是
理乎至其覆奏大要以鄆道元水經注證濮州堯陵之虛不知水
經注所稱今成陽城西有堯陵者實道元當時所親見該侍郎轉
據爲辨證尤屬自相矛盾至其覆奏內有原奏止辨堯陵之有無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三十一

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語該侍郎兩次具摺之意旣欲考證虛
實卽爲改祀起見否則又何庸如此喋喋爲耶錢載本係晚達且
其事止係考古是以不加深咎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嘵嘵不已
朕必重治其罪卽如明季諸臣每因遇事紛叟盈廷聚訟假公濟
私始則各成門戶繼且分樹黨援以致無益於國政而國事日非
不可不引爲炯戒錢載著傳旨申飭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壬
申諭前以王亶望留辦浙江海塘工程不令家眷回籍守制而籍
隸浙省之科道並無一人入告因傳旨令其明白回奏今據該科
道等稱王亶望於制中眷屬聚處一事實無所聞殊屬巧辨巡撫
家屬留住省城本屬人所共知本省科道何至毫無聞見非以三
寶李質穎知有此事經朕面詢卽據實具奏但其不知大義視爲
故常不以爲怪已非情理若似該科道等於傳旨詢問時猶復託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蕃恭校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春正月己卯諭蒙古中內扎薩克皆 太祖

太宗創業之初由原部落率所屬之人投誠而來屢次隨征出力是以表其功勳分別封爲王公扎薩克皆予以世襲罔替字樣炳著於冊封誥命喀爾喀雖皆被準噶爾台吉噶爾丹逐出之後於康熙年間始行投誠然是時已同封爲王公扎薩克迄今將有百年俱爲我大清之舊屬人矣但彼原得誥冊予以世襲罔替字樣者少襲爵時該院必照例請裁雖原立勳封皆朕所洞悉每次均予以原得爵品但恐歷年愈久不及詳察其起初功績卽照例減削使不得世受國恩實無以副朕撫育舊屬之心卽使襲予原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一

爵原品亦終與內扎薩克有閒並無以昭國恩一視同仁之意著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將喀爾喀王公台吉中其首先投誠錫封及著有軍功或由原得爵品晉封並嘉獎施恩而封者徹底清查此內有應賞給世襲罔替之處或缺出時有仍應照例請旨者又內扎薩克喀爾喀中有遇事晉封者若經裁削其初封仍當准其世襲均著分別妥議具奏候朕親定至青海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回子王公扎薩克等雖屬新投誠之人非喀爾喀等可比然朕旣一體予封亦當一體辦理並著查明定議具奏庶我大清億萬斯年延賞伊等子孫永受恩榮於無旣也尋奏查蒙古喀爾喀並青海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回部王公扎薩克等見遵旨一體詳覈除業經因罪黜封者毋庸另議外所有首先投誠著有軍功及由原爵品續著勞績晉封者均請作爲世襲罔替其緣

事降等並見已照例降襲者俱照見在爵秩給與世襲罔替至因
事奮勉或供備軍需得受封爵者俟缺出時仍將降等承襲及仍
襲原爵之處臨期請旨其尋常嘉獎晉封並奏請補授者缺出時
照例減襲至扎薩克台吉業經編列旗分職司一旗請無論原封
軍功恩封奏放統係承襲已久並未降等均請作為世襲罔替俟
奉旨後臣等仍將各部落王公扎薩克等封爵原委分別繕呈請
旨添給冊誥再查蒙古汗等向止給汗爵印信未經給予世襲罔
替冊誥請將喀爾喀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各汗俱交部頒給從之
○丁酉論本月二十三日內閣進呈禮部具題壬寅年各壇

廟祭齋戒日期一本冊開正月十四日次辛祀 祈穀壇所擬甚
屬不當天子父天母地祇承之義不可稍弛從前雍正年間恭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以定例正月上辛若在初五日以前則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二

改於次辛但元旦朝賀乃朕躬之禮儀若因此而展 祈穀之期

於心實有未安著於上辛行禮煌煌 聖訓實萬世不刊之論朕
御極以來遇正月初三日以前上辛因必須隔年齋戒是以改用
次辛其有初四日上辛亦改用次辛行禮者則因 聖母皇太后
祝釐初祉朕於元辰躬率王公大臣拜賀 東朝儀節不容稍闕
至明歲正月初四日上辛並非向年可比矣該部何得亦改次辛
况冬至 南郊禮成有於次日受賀者所謂禮緣義起而義以方
外尤必敬以直內如謂臣下意在尊君不敢輕易朝正令典亦當
備查往例具奏請旨乃禮部遽行題達何昧昧一至於此至閣臣
職司票擬於此等典禮攸關之章疏何以並不細心請旨擬籤必
待朕自行看出耶所有禮部堂官著交部嚴加議處大學士等著
交部察議至祀典本屬吉禮而上辛 祈穀尤歲首鉅儀乃該部

必於二十三日具題閣臣亦卽於是日呈進朕雖不以此責備而諸臣疏忽若是可謂不知仰體朕懷矣所有明歲祈穀行禮仍用上辛並著爲令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賀冬至元旦三大節又奏謝恭奉恩諭並進貢方物得旨覽王奏謝知道了前經降旨所有陳謝表章隨進貢物槩令停止今該國王奉到此旨具奏稱謝復具奏恭謝加賞段匹仍各具方物隨進本不必收受但旣專使遠來仍令齎回徒滋往返若照例留作正貢該國王屆正貢之期仍似向年備物呈獻非所以示推誠而昭體恤此次貢物著收受仍加賞鞍馬綉段貂皮等物嗣後務宜恪遵前旨毋庸備進若再進必令齎回該國王其善體朕柔惠遠人以實不以文之至意○癸卯諭據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驕縱不法行同市僧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拏問交阿桂等嚴審矣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三

至富勒渾李質穎身爲督撫豈竟毫無見聞乃並未據實劾奏所謂整飭吏治者在且伊等於見辦海塘事務茫無確見在彼諒亦無用富勒渾李質穎俱著來京候旨陳輝祖向於河工事務尙能留心講習海塘修築機宜大略相同著授爲閩浙總督至福建見有富綱在彼已歷年餘陳輝祖卽在浙省督辦塘工並兼管浙江巡撫俟海塘工竣再往福建其浙江巡撫員缺屆期另行簡放所有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調補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韓鏞補授卽速赴任俟過伏秋汛再來京請訓李奉翰俟韓鏞到任交代後卽速赴南河之任亦不必來京請訓其江南淮徐河道員缺著何裕城調補河庫道員缺著劉錫嘏補授

二月甲辰朔諭禮莫大乎敬

天儀莫隆於

郊祀前以禮部具

題王寅年祭祀

壇

廟各日期將

祈穀行禮改用次辛所擬

不當已明降諭旨仍用上辛矣孟春 祈穀所以迓陽氣而兆農
祥考諸經傳蓋指立春以後之上辛而非元旦以後之上辛雍正
年間恭奉 皇考聖諭飭禮臣定議允宜永遠遵守敬思其義若
上辛在立春前舉行與乘陽之義未爲精當又上辛設在正月初
三日以前則當於舊臘隔年齋戒而 太廟祫祭實爲合饗大禮
卽宮中拜 神亦屬國朝定例若於齋戒期內照舊舉行於專一
致敬之道似猶未協其應如何斟酌古今益臻明備並百世遵守
可行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妥議具奏尋議按禮記月令孟春
之月先紀迎春東郊次乃祈穀於上帝家語載孔子云啓蟄之月
祈穀於上帝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公羊傳用正月上辛註云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正月者歲首上辛猶言始新也宋史禮志云
春氣初至農事方興故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寅之月迎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四

之後請嗣後定以立春後所得之辛爲上辛舉行 祈穀禮如立
春後之辛尙在上年十二月內則仍用正月上辛以符歲首始新
之義至正月初四日上辛行 祈穀禮應於初一日齋戒起是日
皇上於未入齋宮之前宮中拜 神 奉先殿均可各昭誠敬
惟出宮詣 堂子行禮 皇上親詣不親詣例由禮部將可否展
期於初五日行禮之處先期奏請至御殿受賀請用初五日亦由
該部具奏則凡正月初四日係上辛行 祈穀禮原無庸改期惟
上辛在初三日以前則齋戒在隔年舊臘之內若歲暮祫祭 太
廟宮中拜 神諸大典於已入齋戒後舉行兩事同時未爲專一
致敬按郊特牲有卜郊之文宋方慤云卜郊蓋指用辛之郊而言
嗣後如上辛在正月初三以前請酌用卜郊不專用上辛之義改
於次辛行禮從之○乙巳諭朕恭閱 皇祖實錄內載雲貴總督

卞三元與張國柱李本深等合詞奏留吳三桂總管雲貴事務一節因檢閱卞三元列傳載與張國柱等俱傾附吳逆卽當日共疏乞留三元疏詞尤爲迫切可見三元實爲吳逆用當日 皇祖洞燭幾先未允所請而吳逆事權遂以解退三元後見吳逆反蹟漸露遂託言母病乞休迨削平吳逆張國柱李本深俱以從逆伏誅而三元竟脫然事外且自乞養歸旗閱三十年及伊歿後又復邀恩得賜祭葬並諡以恪敏夫三元本一進退無據首鼠兩端之人在 皇祖當日或念三元際 開國之初由牧郡洊厯封疆會有帶兵轉餉微勞且當三桂倡亂之時伊先已告休在家因爲曲予包容保全終始今事閱百年詳加論定不得不明白宣示以昭彰輝朕於臣工功罪論斷一秉至公卽如前代諸臣之懷二心事君者猶且另爲立傳不稍寬假况卞三元逮事 兩朝寵承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五

恩遇乃始則攀援黨逆力疏保留繼則抽身遠引以圖避害其居心行事殊不可問幸而老死牖下未被顯戮已邀國家寬大之恩若復以飾終令典永荷殊榮將何以肅綱紀而示懲勸乎所有卞三元生前官秩及死後諡法並所得誥敕俱著追奪其祭葬碑文並著該旗查明一併撲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午諭朕自臨御以來每遇 郊祀大典無不蠲潔躬承四十六年如一日今仰荷 昊蒼眷佑壽逾古稀仍當躬親行禮而一切登降禮儀步履究覺稍遜於前若遣官恭代非朕勤於躬親昭事之初心而勉強將事復於精一凝承之意轉有未盡因諭該部前往敬視 祈穀宿齋宮詣 壇瞻拜日降輦處茲據福隆安等奏請擬由 皇乾殿西墻門外降輿較爲近便等語應如所奏交各該衙門遵照辦理此朕仰體 上天眷愛朕躬長申寅恪之意將來朕子孫繼緒

疑麻有壽登古稀者亦可欽承朕志於 郊壇大祀歲歲躬行率
由此典以上邀 皇天眷顧之隆庶幾無疆惟庶永膺 吳貺垂
裕萬年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酉 上御經筵○丙辰諭據四
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恭載 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
所擬殊屬夢繁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
應以本朝 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
全以本朝官書爲首今若於每部內又特標 聖義諸名目雖爲
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 列聖御纂諸經列於各本
經諸家之前 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

五朝聖訓 硃批諭旨方略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 御注道

德經列於各家所注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倣照編次俾尊崇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六

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閱其總目特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
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爲卷首所辦未爲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
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爲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列之總
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
不得不如此辦理至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
轉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
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爲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爲也著將所進
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集內俾各爲卷首則編排
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本
集首卷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丁巳
禮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秦州舊有太昊伏羲氏廟請照前
代帝王陵廟守吏春秋二仲致祭例每歲額設祭銀並廟戶二名

從之○戊午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 列朝御纂 御

批 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並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製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採彙萃羣書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爲說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義經若以 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况經史子集各部內尙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各書冠之亦有未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爲萬世法程卽後之好爲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爲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七

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 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己未諭前以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劣蹟種種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拏問並據阿桂等查抄王燧贖產多至二十餘萬兩又阿桂等參奏已故知府陳虞盛係與王燧上年一同總辦差務之員亦曾在杭州嘉興買房產屢經傳諭阿桂等嚴訊伊等贖產從何得來切實根究矣上年南巡時經過江南各水營尙係依照上屆規制不過略加修整及添修古蹟一處朕已覺其不妥卽傳旨給還原主及一入浙江首站則屋宇倍增並多點綴隨面飭三寶王賈望不應如此繁費殊非朕省方問俗之意據奏係陳虞盛實心要好自捐養廉未便阻止彼時雖成事不說而朕心實蹈躐不安曾有御製駐浙江水營詩言其事比至杭

州則添設座落更多今據阿桂等查辦情形則是王燧陳虞盛竟藉辦差爲名肆意侵蝕外博見長之巧陰遂貪縱之私且其平日必有賸剝民膏劣蹟以致天理昭彰因事敗露大約此事皆王賈望主張三寶竟無主見墮其術中所謂無能而可憫者也王賈望已於留眷在杭一事革職留工自效其辦差之有無染指俟阿桂審明自有定罪三寶見亦革去戴翎暫予從寬留任至富勒渾李質穎於王燧陳虞盛藉差貪冒之事雖然到任未久但不能查出參奏且於王賈望忘親越禮大節有虧竟視爲泛常恬不知怪實屬咎無可辭是以一併革去戴翎俟來京後另降諭旨至浙省科道於此等有乖名教不行糾劾及至傳詢又復設辭巧辨其處分原所應得但如三寶富勒渾李質穎身爲大臣尙且不知大義又何怪科道小臣耶是以並予從寬留任朕於諸臣功過權衡悉當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八

總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稍存成見如此案辦理原委不可不明白宣示以爲中外大小臣工之戒所有御製詩著一併錄發 御製駐浙江水營詩曰江南水營屋三開已謂不當心踏踉浙江水營倍過之點綴亭臺及花木爭強長此竟安窮今駐明發止一宿未曾豫戒吾之過實不思及此豫督將求吾喜喜何曾益覺怍怍增鞠惡○庚申諭李質穎著加恩賞給奉宸苑卿銜管理粵海關監督事務即起新任不必來京請訓○以劉峩爲安徽布政使調慶玉爲湖北按察使李慶棻爲湖南按察使以秦承恩爲福建按察使由延建○甲子諭工部侍郎楊魁著馳驛前往浙江專駐海塘工所幫同閩浙總督陳輝祖辦理塘工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勘辦浙省改建石塘一摺內稱前請做照條塊石塘酌增工料加添丈尺以期施工易而成事速今遵旨悉心履勘通

盤籌酌修塊石塘究不如魚鱗石塘之堅固按工計料辦理魚鱗石塘二千二百四十丈工料腳價約估銀三十餘萬兩督率工員上緊趕辦計四十七年冬閒可以完工應如所奏辦理惟在實力妥爲以期久交黎庶已於摺內批示至所稱老鹽倉立字號至積字號二百餘丈不能釘椿處所應請仍留柴塘其餘一千五百丈用椿夯打至四箇半時辰打下一丈四五尺卽不能再打沙齧椿牢力能擎石或可一律築砌或應仍存其舊等語俟阿桂到京時面奏亦於摺內批示又據另摺奏稱椿架一副用夫十三名每日釘椿二根按例每椿一根銷銀五分承辦各員需幫貼銀七八錢不等查有浙省商捐銀二十萬兩一項除造船用銀約一萬兩尙餘銀十九萬兩懇請賞給海塘以爲釘椿夫役額外貼費毋庸造入報銷等語自應如此辦理不然此項何用至所請毋庸報銷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九

處不報部可也總不奏明則不可亦於摺內詳晰批示此項商捐銀兩著卽賞給該處塘工交與陳輝祖嚴飭工員實力妥辦不許絲毫累民俾稱其值而民樂於從事敷其用而工易於告成方爲妥善且不特商捐一項卽王亶望等前請認罰銀兩及王燧陳虞盛等查抄之項均應歸入塘工項下實用實銷如有餘存屆期陳輝祖另行請旨再陳輝祖以總督兼巡撫事務繁多自不能常駐工所王亶望又係革職之人呼應不靈署工部侍郎楊魁久任江南於江浙情形熟悉著派往浙江專駐海塘工所幫同陳輝祖辦理海塘事務於公務較爲有益除明降諭旨外將此由六百里傳諭阿桂陳輝祖知之○乙丑 上啓鑾巡幸五臺山○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丙寅免順天保定等七府州屬道賦○戊辰論文祿見在有疾著解任回京在刑部郎中上行走病痊日

另候簡用其直隸按察使員缺著郎若伊補授○己巳喀甯阿丁憂調雅德爲山西巡撫以諾穆親署河南巡撫○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喀甯阿丁憂已降旨令雅德調補山西巡撫諾穆親馳往豫省署理河南巡撫今思在京工部堂官無人見在止永貴一人兼署諾穆親著仍在京供職不必前往河南因思富勒渾李質穎於王賈望留眷在杭及王燧陳虞盛藉差侵冒款蹟並不據實參奏實非尋常督撫失察僅止革職留任者可比是以革去戴翎令其來京候旨但念其究係到浙未久見在李質穎已加恩賞給三品卿銜辦理粵海關監督事務富勒渾並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授爲河南巡撫仍帶革職留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富勒渾即由途次馳驛前往豫省接印任事後卽速赴五臺行在訓誥其未滿年限之前吏部不得以兼銜奏請俟十年後再行請旨開復將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十

此速行傳諭知之○辛未 上詣 堯母陵 帝堯廟行禮

三月甲戌朔 上幸正定府閱兵○丙子諭凡內扎薩克王公台吉等係 太祖 太宗肇基之初各領屬人投誠著有勞績分別錫封王公扎薩克予以世襲罔替誥冊此內有初降之無品級小台吉等亦分賞給頭等二等台吉職銜並無世襲罔替字樣故缺出時該院照例奏請裁汰雖每次施恩均著各襲原職但恐年久事湮或照例裁減殊非朕體恤蒙古之意台吉均爲國初效力舊臣卽應令其世襲罔替但此內有康熙年間因功賞給職銜者若與國初有功台吉一例承襲未免無所區別著交理藩院嗣後辦理世襲等事將順治年間以前國初有軍功得授台吉子嗣襲承襲永著爲例以昭初降蒙古等之軍功其康熙年間以來奮勉效力所得職銜承襲之時仍由該院照例辦理著將此旨通行曉

諭內扎薩克六盟長等處知之○丁丑諭據福康安等奏己亥運
正加八起京銅前經奏明務於四十五年內埽數開幫今加運二
起正耗等銅九十四萬九百餘解已經運員張廷泰收清卽於十
二月二十八日在瀘開幫並飭將庚子頭運一起趕運齊足定於
正月開幫等語所辦甚好滇省京銅歷任各督撫一任廠員耽延
玩誤毫無經畫以致歷年積壓今福康安等到滇未久已將己亥
運全數辦竣將來卽可趨復原限可見督撫等於地方公事盡一
分心力卽有一分功效福康安劉秉恬俱著交部議敘其承辦各
員著福康安等查明覆奏交部一體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福
康安等奏己亥加運二起正耗京銅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瀘埽數開幫並飭將庚子頭運一起趕運齊足定於正月開幫
等語所辦甚好已明降諭旨將福康安劉秉恬交部議敘並令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十一

明承辦各員一體議敘矣滇省運京銅斤歷經遞屢多遲誤李
侍堯在滇年久竟不能督辦有效伊歷任封疆數十餘年素稱老
成能事而福康安則尙係年輕初任朕方以李侍堯所能辦之事
福康安尙有不能斷無福康安能辦而李侍堯轉不能辦理者今
福康安到滇未及一載卽已將應運京銅埽數全清可見李侍堯
在滇時志得意滿竟不認真公務專以妄自尊大婪索營私以致
不能實力整頓所謂有慾則不能剛也伊係受恩最重之人何竟
全無天良若此著留京辦事王大臣至刑部將朕此旨傳諭李侍
堯並將福康安原摺發閱看伊如何登答之處卽行據實覆奏○
辛巳 上駐蹕五臺山○甲申 上回鑾○辛卯諭今日回蹕至
保定有尹嘉銓遣伊子至行在奏爲伊父請諡一摺已屬狂妄易
名賜諡國家大典豈可妄求而又不親來乞恩本應交部治罪因

批諭念其爲父私情姑從寬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則罪無可追及次閱爲伊父請從祀 孔廟一摺更爲肆無忌憚愚而好自用矣從祀宮牆非人品學問純粹無疵久經論定者孰敢輕議是以國朝從祀寥寥甯缺無濫今尹嘉銓乃奏請欲爲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並請從祀而廁以伊父謬妄殊甚湯斌在 皇祖時曾經侍讀理密親王乃不能盡心輔導以致理密親王縱欲敗度終於廢黜於保傅之義有虧至范文程本係明季諸生臣事我朝致身通顯雖非如洪承疇等身事兩朝可比然於純儒品節不無遺議若李光地於耿逆時遣人齎送蠟丸告變外間傳有不與陳夢雷一同列名之事於公論亦未允孚至顧八代不過通曉繙譯滿漢文義居官循謹本無行誼過人之處又張伯行雖操守廉潔亦人臣職分當然其參奏噶禮一案實因噶禮欲尋其釁勢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十一

難兩立因先發以爲自全之計不得以其託名講學輕議入祀以上諸臣皆朕素所深悉乃尹嘉銓以休致在籍人員不知妄分妄言無忌實屬從來未有之事甚至奏稱伊父尹會一蒙御製詩章褒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等語尤爲狂吠罪不可追尹會一從前經朕賜詩獎勵原藉以風示羣倫而伊於巡撫任內亦僅循分供職後因不能勝任改用京員尙不能如湯斌等諸人可比今尹嘉銓乃敢妄稱已在德行之科旣爲請諡復請從祀如此喪心病狂毫無忌憚其視朕爲何如主耶且尹嘉銓託於行孝爲此妄奏天下之人孰非人子乎使令皆爲其父求諡求入祀 孔廟亦可行乎否則爲不孝卽得罪仍託於爲父則朝政不至於大紊乎此而不行治罪何以彰國憲而懲將來尹嘉銓著革去頂帶鞫交刑部治罪並將朕批示其兩摺發交大學士九卿閱看並通

諭中外知之○甲午設喀爾喀杜爾伯特交界地方鄂博○乙未以黃檢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調達爾吉善爲直隸布政使以福崧爲廣東布政使

由甘肅按察使遷

○丙申以福甯爲甘肅按察使

由平慶道遷

○庚子

上還京師

○辛丑陝甘總督勒爾謹奏據蘭州府循

化同知洪彬稟報廳屬撒拉爾回人蘇四十三等因爭立新教將舊教回人殺傷數名臣隨委蘭州府知府楊士璣河州協副將新柱前往查辦三月二十日據楊士璣稟報新柱與該府帶領兵役前往循化十八日申刻行至白莊子被新教回匪千餘人將莊圍住等語臣卽選派本標兵二百名帶同臬司福崧星夜往該處查拏又奏途次據署河州知州周植稟報新教逆回於十八日晚將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殺害等語臣飛調固原涼州甘州西甯肅州五提鎮兵共二千名星速前往仍於見帶本標兵二百名外添

東革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十三

調三百名兼程馳赴相機剿捕並札令提督仁和前往會辦又據河州署都司李奇稟報已派兵二百名交署守備袁尙仁帶往該署都司見在看守城池諭軍機大臣等回人爭教細事何至因此殺害大員其所爭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是否另有希圖搶劫別情勒爾謹摺內總未明晰聲敘將來獲犯時均應逐細審究詳悉具奏不可絲毫隱飾至勒爾謹初派本標兵二百名原屬過少其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前往查拏時辦理亦未能妥協以致被賊殺害况知府副將係文武大員所帶官弁兵役自復不少若因兵少不能抵禦被賊傷損者多以致知府副將同時遇害自應據實奏聞朕必加之優卹若官弁不能督率兵役奮力禦賊甚或兵役等畏怯先逃致領兵大員遇害則逃兵等均應拏獲正法不可少存姑息著傳諭勒爾謹俟事定時遵照辦理

至所帶兵數前後幾及三千又札會提督仁和前往會辦仁和係
曾經出兵打仗之人軍務頗爲熟悉勒爾謹當與之和衷速辦總
以慎重明決爲要並諭仁和知之○壬寅平定兩金川方略成

御製序曰前平定金川實止受促浸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
則並促浸僂拉兩處削平之而屯戍其地不讀前方略不知予之
撫順宥過之寬惠不讀後方略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
川之背恩奢望屢赦屢叛與夫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既見之後
告成太學之碑文矣茲方略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請是贅言
不從其請是闕體以書之有弁詞戲體例也夫示之義方之謂方
定之智略之謂略有方無略失之執有略無方失之隨二者相需
殷而相得彰且方有隅之義而象地略有包之義而象天乾圓坤
方陰靜陽動卽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弗懈公而無私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十四

泰而不驕勤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急應而機宜合
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遙忘憂不可掣肘益不可是必注精
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辛勞於衝鋒之策士嗚呼定方略豈易言
而成方略更難觀也今幸觀方略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
得以少慰而藉以解後世窮兵黷武之譏所謂謂伐逆不伐順伐險
不伐夷者或庶幾乎○勒爾謹奏臣行抵狄道州據兵丁李成得
報稱逆回男婦二千餘於二十一日二更時將河州守城兵殺死
擁入州城臣因所帶標兵僅五百名且狄道緊鄰河州若狄道有
失省城亦可虞因在州城屯紮俟前調兵到往勦諭軍機大臣等
此時勒爾謹帶兵無多自應持重堅守俟仁和並前調各兵陸續
到來一鼓擒滅方合機宜自不便輕易舉動至逆回本因爭立新
教致相仇殺今閱該督摺內所稱殺官抗拒占據州城之賊如係

新教首逆卽應明切曉諭舊教之人赦其互相爭殺之罪作爲前驅令其殺賊自效如此以賊攻賊伊等本係宿仇自必踴躍爭先既壯聲勢又省兵力而賊勢益分剿滅自易著勒爾謹與仁和相機妥辦至河州城池堅固有文武官弁兵丁守衛何至賊匪一擁而入將城占據其平日所爲守禦者何事所有該署都司及知州等應查明下落如因城池失守以一死塞責尙有可原如竟苟活潛逃卽當立正典刑以昭炯戒除另行傳諭西安提督馬彪帶兵二千名前往協同剿捕外並令西安甯夏將軍各豫備滿兵一千名如必須協濟該督卽一面飛調一面奏聞至健銳火器兩營尤爲勁旅見亦挑選豫備該督與仁和務須和衷協力妥速辦理○癸卯命阿桂馳往甘肅調度剿賊機宜

夏四月甲辰朔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畢沅奏逆回進逼蘭州焚燒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十五

關廂省城眼前失事已飛札文綬等調兵會剿復札富勒渾雅德調河南山西兵前赴西安聽調並懇迅發京兵派熟悉軍務大臣帶領前往等語昨已傳諭阿桂令其由河南星赴甘肅今逆回如此猖獗阿桂應卽迅速遣行見派尙書和坤額駙拉旺多爾濟領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驛前往甘肅並派巴圖魯侍衛帶健銳營兵二千名火器營兵二千名卽日分起迅速前往如和坤等先到甘肅卽行調遣辦理俟阿桂到彼時卽交阿桂接辦和坤仍回京供職○乙巳諭農起著賞戴花翎馳驛前赴甘肅辦理軍需李侍堯著加恩免罪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戴花翎與副都統黃檢一體馳驛前往並著和坤傳諭黃檢卽由保定前往不必來京○諭據王廷贊奏報賊匪直抵蘭城困守兩晝夜等語伊係文臣能如此固守若再待數日援兵一至卽可保全城池是

卽王廷贊之功深爲可嘉又奏稱賊人索取馬明心王廷贊許令城上一見後卽行正法旣安賊匪之心又將賊首正法辦理甚合機宜王廷贊著賞戴花翎並賞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交與伍彌泰等遣人齎賞王廷贊並傳旨嘉獎和坤接到此旨時亦卽催伍彌泰馬彪所帶之兵迅速行走並將王廷贊能固守省城先除賊首之處明晰獎諭至此次爲王廷贊齎捐出城之人亦屬能事可嘉並著伍彌泰等查明重賞以示鼓勵○丁未以費瀆爲山西按察使

由冀甯道遷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逆回傷害職官占據

河州一案總係勒爾謹平日不能豫爲覺察以致養癰貽患及事發後又不詳查起釁根由確實陳奏事完之日阿桂和坤必須徹底根究實在如何貽誤之處不得稍涉含糊再王廷贊所奏安定縣回民馬明心係新教之主則其人實爲此案首犯但究係何時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七

拏獲如何審辦勒爾謹從前並未陳奏殊不可解至此等回匪將來辦理時凡隨同逞兇肆逆搶占河州圖逼省城者均應勦洗不得稍有姑息使鄰近番人知所畏懼此爲綏靖邊方起見不得不如此辦理至賊匪人數據勒爾謹原奏連婦女不過二千人而王廷贊奏稱圍蘭州時有三千人蓋伊身在圍城未免爲羣言淆惑其實逆賊旣占河州必不肯捨棄自必留人占守甚或分其黨羽侵犯狄道亦未可定焉得復有三千餘賊圍逼省城此或賊人所過地方脅迫良民爲之先驅將來執訊時不可不分別辦理此皆阿桂和坤到省時應行留心酌辦之事著卽先行傳諭令其存記遵照妥辦○己酉諭據勒爾謹仁和奏署西甯鎮總兵貢楚達爾帶領漢土官兵由循化一帶截賊人歸路收復河州擒獲逆回蘇四十三弟姪並殲斃要犯婦女多人隨准涼州總兵德甯城守尉

額爾恆額固原鎮總兵圖欽保分路帶兵並有莊浪土司魯璠帶領土兵陸續前抵蘭州仁和尚即令德甯額爾恆額一面把守橋口一面直渡黃河並經打仗二次官兵奮勇殺賊甚多圖欽保並親行殺賊四人見已將逆匪擊退上山即日可期剿滅等語此次仁和等會剿逆賊奮勇出力均屬可嘉仁和圖欽保德甯額爾恆額貢楚達爾均著交部從優議敘並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額爾恆額並著賞戴花翎德甯貢楚達爾如未經賞戴著一體賞給戴用遊擊祥保瑚松阿璣擒賊犯亦屬能事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土司魯璠亦勇往可嘉著加一等賞給職銜並賞戴花翎以示獎勵至畢沅在陝西境內聞有甘省逆賊滋事即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殊屬可嘉之至著賞給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布政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七

使王廷贊於逆賊圍逼省城時能悉力守禦且將新教首犯馬明心先行諭示賊眾復即正法辦理實合機宜業經賞給荷包花翎著加恩賞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至此事係勒爾謹從前經理不善以至養癰貽害其咎原無可辭但伊見在辦理收復河州及會剿逆回向屬迅速妥協統俟事畢後再行覈其功過另降諭旨其陣亡都司王宗龍甚屬可憫所有應得賞卹該部照例議給其陣亡受傷滿漢官兵及土兵等均俟查明從優議卹○丁巳勒爾謹仁和馬彪奏臣等先後抵蘭打仗數次賊據南山各路官兵一二日內均可齊集定期初八日進兵圍剿至逆回起釁根由緣撒拉爾俗習回教新教欲另立門戶令舊教順從舊教不服互相爭殺見在所謂循化土兵即係舊教番回臣勒爾謹前在狄道與臬司福崧詳加籌酌密飭循化文武各員妥為駕馭俾其奮勇出

乃以公報私得旨本日勒爾謹奏新舊教情形始略有端緒至令兩教互相攻殺以破其勢朕於事發之初卽早經降旨令勒爾謹稱前在狄道與福崧商酌令舊教土兵奮勇出力以公報私所辦尙是但勒爾謹未必能見及此或出自福崧之贊畫至賊人占踞山梁多至十數日何從得有口食且大兵旣經各路堵截又往何處搶掠俱著查明覆奏總之此案起釁實在情形勒爾謹如何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其被擾之地方應如何加恩務須徹底詳查逐一妥辦具奏請旨至所稱各屬官兵將次到蘭定期於初八日進兵擒剿賊匪自應如此迅速辦理朕盼望滅賊之信甚切該督務須速行具奏不得仍前遲緩致塵懸注○庚申諭尹嘉銓由落第舉人用爲部屬洊歷藩司內擢京卿因其年老無用准予原品休致伊父子兩世受恩理應感激安靜居鄉以終天年乃今春行在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文

竟敢令伊子齋摺爲伊父尹會一請諡又不親來乞恩卽應治罪因念其爲父私情姑從寬免已於摺內批諭及披閱次摺又爲其父請祀 孔廟則更肆無忌憚罪不可逭因降旨將伊拏交刑部治罪並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蹟隨據英廉袁守侗於伊京寓及本籍查伊所著各書則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而其尤甚者如朋黨爲自古大患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爲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古來以講學爲名致開朋黨之漸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爲鑒戒乃尹嘉銓反以朋黨爲是顛倒是非顯悖 聖製誠不知是何肺腸且其書又有爲帝者師之句則竟儼然以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如此妄語卽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爲朕師傅否

昔韓愈尙言自度若世無孔子不應在弟子之列尹嘉銓將以朕爲何如主耶又其書有名臣言行錄一編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蔣廷錫鄂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悉行臚列無論此諸臣居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等子孫恩怨卽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卽伊託言做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評騭尙皆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實爲蕤言亂政又尹嘉銓在山東藩司任內面求賞戴花翎且敢於朕前肖述伊妻言狀稱不得賞卽無顏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恥而朕之深鄙其人實從此始也然尙欲全伊顏面從未宣示廷臣昨日廷訊伊仍自述不愧此種行徑豈講學者所宜爲耶至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九

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爲妾所行種種乖謬出於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誕妄見於所著各書者尙不一而足正所謂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爲聖人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屢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倖逃法網乃惡積罪盈自行敗露此實天理昭彰可爲天下盜竊虛名妄行異議者之戒連日命大學士九卿等公同反復研鞫奏請加刑訊問朕尙未允行將伊書內狂悖各條復加親訊伊俯首伏罪自認爲欺世盜名之小人懇求立賞重典以彰國法等語經大學士等按律定擬奏請凌遲處死家屬緣坐覈其情罪卽予磔誅亦所應得當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種敗類自斷不可復留尹嘉銓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爲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此朕爲世道人心起見不得不明示

創懲以昭炯鑒凡內外大小臣工天下讀書士子均當洗心滌慮各加敬惕引以爲戒若再有如尹嘉銓之狂悖不法一經發覺斷不能復邀尹嘉銓之末滅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辛酉諭尹嘉銓所著各書內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爲相國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後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况我朝列聖相承乾綱獨攬百數十年以來大學士中豈無一二行私者然總未至擅權亂法能移主柄也大學士之於宰相雖殊其名而其職自在如明季嚴嵩豈非大學士而其時朝政不綱竊弄威福至今稱爲奸相可見政柄之屬與不屬不繫乎宰相大學士之名在爲人君者之能理政與否耳爲人君者果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則備位綸扉不過委蛇奉職領袖班聯如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皇考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子

世宗憲皇帝暨朕躬臨御四十六年以來無時不以敬天愛民勤政爲念復於何事藉爲大學士者之參贊乎卽如傅恆任大學士最久亦僅以蓋忱勤職自效今伊身後十餘年朕於庶務豈致廢而不理乎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亂繫宰相此止可就彼時朝政闕宄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爲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旒綴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爲之使爲人君者深居高處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至協辦大學士職本尙書不過如御史裏行學士裏行之類獻諛者亦稱之爲相國獻諛者已可深鄙而身爲協辦者亦儼然以相國自居不更可嗤乎從前傅恆於乾隆十三年扈從東巡因行在令其暫攝協辦事務其時直隸布政使辰垣遂以大學士稱之伊深以爲愧如此庶爲知恥識

大體之人而此外諸臣恐未必皆然矣乃尹嘉銓槩稱爲相國意在諛媚而陰邀稱譽其心實不可問至名臣之稱必其勳業能安社稷方爲無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况歷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爲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爲臚列謬著品評若不明闕其非則將來流而爲標榜甚而爲門戶爲朋黨豈不爲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總之人君果能敬

天愛民勤政自能庶事惟和百工熙載否則雖有賢相亦何裨政事我國家世世子孫能以朕心爲心整綱維而勤宵旰庶幾永凝 朕命垂裕萬年所謂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可弗懍歟將此

申諭中外知之○諭昨閱尹嘉銓自著年譜載其在大理寺卿任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五

內與刑部籤商緩決一條夫明刑所以弼教準律定罪或輕或重執法者惟當斟酌平允不得意爲軒輊俾犯者輸情服罪無可市恩亦無所歸怨至問刑衙門內而法司外而地方官遇有案件自應悉心研究彼此講論務使情眞罪當卽司官之於堂官州縣之於府府之於臬臬司之於督撫凡有寬嚴不中之處皆許其據案直陳若上官意涉徇私有乖允當司員等所爭果是原可不隨同畫押或竟自行陳奏朕方將嘉其持正不阿卽外吏亦准其直揭部科秉公定議要之皆爲公事起見不得少涉私心也夫從寬從嚴視其人之自取而寬之嚴之均無所容心於其閒若議獄者不求其平固不可而求其平之後與己原無涉也有心求平甚至自記是出於市恩沽譽之私其可乎若朕亦欲博寬大之名將秋審情實人犯全子免勾其爲陰德豈不更大而使國家刑章憲典竟

成虛設有是理乎昔雋不疑每錄囚還其母輒問平反幾何人歐陽修文亦載其母述其父之言謂求生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憾此雖婦人之見然就其所言亦止爲辨明冤枉者言之耳非謂弗冤枉者槩當從輕縱也若如尹嘉銓所載是自博寬之名而歸過他人且以所辦公事退而私自記載以冀無識之徒妄爲稱譽其心尙可問乎朕矜愼庶獄惟期大中至正雖匹夫匹婦之細亦必確覈案情折衷至當若徒以姑息爲念致失情法之平乖止辟之義朕不爲也因尹嘉銓欺世盜名妄行記載一事明切宣諭內外問刑衙門將朕此旨各錄一通懸之公署觸目儆心共矢詳慎以臻協中之治其懍遵毋忽○戊辰諭向來殿試新進士有至次早始行交卷者雖伊等草茅新進對場之始未免矜持但考試給燭最滋弊竇至於連宵達旦則更長人倦防閑更未能周且朝考例作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三

四題尙不過日入完場而殿試對策一道窮日之力寫作已可從容何必焚膏繼晷始得成章乎况殿廷重地尤宜謹慎嗣後殿試交卷至遲亦以日入爲度不得仍准給燭其不能完卷者仍准列入三甲末士子等各宜自勉以副朕剔弊遴才之至意○賜錢聚等一百六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閱和珅等所奏抵蘭後剿賊情形一摺是此半月有餘勒爾謹等之遷延觀望果不出朕之所料此事本勒爾謹辦理新舊教不善所致又平日不能實力訓練綠營兵丁以致臨事懦怯不能得用且勒爾謹安坐省署以致伍彌泰等皆遂巡推諉俾賊匪得延殘喘未能卽時擒滅其罪甚大况綠營兵旣見賊卽慌勢難望其得力勒爾謹等若早行奏明則派往滿兵此時亦可早抵蘭州奮同攻剿賊事豈不更速乃又以賊匪不難殲滅飾詞具奏並請停

止京兵朕亦誤聽總之自始至今錯中有錯實亦憤懣今和坤等既打仗一次賊人因竄入窟穴死守此時惟有迅速籌辦以期剿滅淨盡又和坤奏稱老教土司韓煜甚屬奮勉並受有石傷請照土司魯璠之例酌量加恩該土司如此奮勉協力甚屬可嘉伊係四品職銜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戴花翎加賞大段二匹以示鼓勵又諭本日據和坤等奏十八日督率官兵進剿逆匪殲斃百餘人逆賊竄入山洞土窟死守見在相機籌辦搜捕事宜但綠營員弁官兵不能得力請派侍衛護軍等三十員名馳往帶兵勦捕等語已諭令侍衛等迅速馳赴並添派清門侍衛彰甯那木扎一同馳往均於今日起程晝夜星馳著傳諭沿途各督撫即將馬匹等項交速豫備俾伊等到站卽行迅速進毋得稍有遲誤

○庚午諭甘肅逆匪蘇四十三等肆擾不法一案係因爭立新教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三

舊教不從致被殺害起釁若地方官早爲嚴明料理其事當早已完結乃勒爾謹料理不善以致養癰貽患從未奏聞此事其罪已無可辭及事發之後卽當迅速妥辦以贖前愆乃朕已簡派八旗勁旅啓程前往並就近酌調阿拉善兵協剿而勒爾謹轉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內卽可殲滅飾詞具奏致京兵等均各撤回今賊匪竄匿蘭州城外山梁幾及月餘雖節次勦捕賊匪窮蹙待斃已如釜底遊魂而見在尙未淨盡殲戮致稽時日且調往將軍提鎮等在城外督兵勦賊而勒爾謹竟安居城內衙署僅委道員駐紮本以逆匪滋事時轉不便輕易地方大吏今勒爾謹如此辦理錯謬其罪甚大難以姑容著阿桂和坤傳旨將勒爾謹革職交刑部治罪並派安幹章京押解送部目今卽擒勦賊匪淨盡而善後

之事正資料理因思李侍堯雖以簞簋不飭獲罪而其才實能理
繁治劇陝甘總督員缺著李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李
侍堯未到之先著阿桂暫行兼管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諒之
○諭軍機大臣等見在賊匪雖已窮極待斃但當迅速殲滅淨盡
不可再稽時日因思阿桂於督兵勦捕之事經歷已多卽海蘭察
額森特等皆曾在其手下呼應較靈是以從前原令和坤與阿桂
相見三日後將欽差關防交阿桂接受辦理並命和坤卽行回京
嗣因阿桂身有瘡疾行程不能迅速是以令和坤先行馳往今阿
桂亦已行抵蘭州所有一切應辦事務俱著阿桂督辦阿桂奉到
此旨卽傳諭和坤令其遵旨回京毋稍稽扈躡前往熱河也○壬
申諭阿桂等奏查明守城打仗出力人員一摺內稱道員圖薩布
永慶捐貲雇夫親身督率晝夜防禦永慶並爲賊人槍子擊落帽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頂屹然不動又副將策卜坦同王廷贊竭力守城佐領吉爾占親
安礮位點放擊死賊眾數十人又烏嚕木齊協領舒成佐領扎蘭
布托林保於過蘭州時聞有信息情願隨同守禦打仗甚屬勇往
等語圖薩布永慶策卜坦吉爾占舒成扎蘭布托林保均能奮勇
宣力不愧滿洲甚屬可嘉著賞戴花翎仍交部從優議敘此外隨
同出力之富甯阿等均照阿桂等所奏於事竣後分別題補交部
議敘○諭王廷贊著來京陛見甘肅布政使員缺著福崧調補○
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所奏同王廷贊守城之道員等請酌量加
恩見已明降諭旨但此事王廷贊始終並未奏及在伊被困時所
發之摺或因倉卒未得詳敘及賊人已退奉到恩旨後自當以眾
人協同出力而伊一人受恩於心有所不安據實陳請否則亦應
將此情稟知勒爾謹代爲陳奏方足以鼓勵眾心而王廷贊默無

一言竟爾一人獨攘其功實屬非是而勒爾謹回省城亦竟無一言問及當問伊無暇問及者所辦何事且阿桂等奏王廷贊病體初愈精力亦疲恐不能料理周到而升任臬司福崧甚能出力莫若竟以福崧轉補於事有益見已降旨將福崧調補甘肅藩司王廷贊來京陛見藩司爲通省大員見勒爾謹如此錯誤而伊竟隨同觀望遷延誤事如此行爲恐亦尙有不可信之事且逆回滋事總督之下卽係藩司王廷贊亦豈能辭咎著傳諭阿桂將王廷贊在任所辦諸事詳細確查如有應參奏者卽據實參奏○阿桂和珅奏臣等未到蘭州聞西南關外賊匪任意往來臣阿桂抵省查各路調到官兵因無總辦之人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且緣營兵丁因從前賊勢猖獗時零星打仗傷亡實多見在申明軍律激勵戎行派兵自西關外從河岸迤南至山梁安設卡柵彼此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五

接應又於山包上紮一大營照料各卡斷絕賊匪來路令海蘭察額森特明亮總統各營臣察看賊人所占山梁雖不甚高而坡壠陡險路徑一綫可通必須魚貫而上因飛咨四川總督文綬速飭維州協副將李天佑揀選曾經出師金川之屯練並安插降番等兵共一千名兼程遄進以備上山打仗又思賊人搶掠馬騾甚多將來銜而走險乘騎竄逸此處兵丁能騎馬追趕殺賊者竟不能得復行文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於該遊牧內擇其近蘭州者揀派七百或五百名帶赴甘省以備追捕查賊匪自據河州及焚燒省城關廂後民間財物糧食並馬騾牛驢搶掠一空足敷口食所用火藥則已裁河州鎮營舊貯原多盡爲賊有是以負固死守且習於戰鬪併命抗拒容俟熟籌勦捕機宜剋期進兵得旨逆匪起事以來實在情形直至披閱此次奏函方始詳悉端委甚膺憤

懣亦因此而略慰至阿桂等見在籌辦各事宜皆朕早降諭旨逐一查詢者何以從前勒爾謹全未奏及今摺內所稱該處因無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不能使賊人望而生畏等語可見眾人袖手觀望毫無料理光景不出朕之所料勒爾謹身爲總督因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及自狄道回至蘭州見賊已擊退上山竟謂半月可以完竣而伊安坐城中衙署一切毫無籌辦且將各路已調之兵全行停止俾賊眾得以遷延時日勒爾謹之罪尚可赦乎又阿桂等奏賊人皆習於戰鬪併命抗拒賊於何處曾習戰鬪而竟不奏聞勒爾謹之罪更大甚之未經揣量賊勢之多寡強弱兵丁陸續到來不俟力齊卽催令零星打仗以致節次傷亡實多愈形畏怯兼之兵不願將將不願兵一遇賊匪惶遽退回太覺不成事體若京兵不令中途停止則此時頭起已到卽所調四川兵阿拉善兵亦已可抵蘭州乃勒爾謹輒以半月之內定能勦滅奏請撤回是勒爾謹之貽誤軍機尤爲罪在不赦今阿桂復檄調川兵一千及阿拉善兵自不得不如此辦理就見在情形而論阿桂一人儘足料理和坤不必同辦卽遵前旨回京毋稍遲延也看來阿桂於滅賊大段情形俱有節制想賊人不久卽可擒滅且官兵設卡安營賊不能復出肆掠卽從前所據之口食富足亦豈能支數月且賊人馬匹旣多困守一山草料亦易匱乏卽使宰馬爲食亦必不能支持半載阿桂惟當振作士氣俟兵力齊集剋期進剿一鼓殲滅以副朕懷○以鄭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五月

源壽爲廣東布政使

由河南按察使遷

五月癸酉朔以王站佳爲河南按察使

由浙江擢道遷○乙亥諭昨因查

抄勒爾謹家產其家人曹祿名下抄出銀一萬數千兩並有金器

等物因令軍機大臣提訊雖據該犯供稱俱係歷年在伊主任上所積門包營運生息並無別項招搖誑騙情事等語所供係一面之詞未可盡信除傳諭阿桂就近查詢外但卽以門包而論亦係陋習相沿不可不力爲飭禁督撫等養廉優厚贍身家之外一切延請幕友賞給家人等項甚屬寬裕何得任聽家人向屬員恣索門禮况督撫家人旣向屬員索取門包則司道府廳等家人勢必尤而效之以州縣官供給各上司門包力有不支勢必取之百姓如此層層剝削於吏治民生大有關繫且督撫原係封鎖衙門一應親族奴僕俱例禁出入與屬員接見是以設有中軍及巡捕等官以供稽查傳稟今伊等乃仍令家人傳事以致積收門包盈千累萬所謂封鎖者安在如李侍堯勒爾謹俱經敗露而此外督撫諒俱不免特未經發覺耳若不明示禁革流弊恐無所底止卽奏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五

事處向有收受督撫隨封銀兩此係舊時規例相沿至今但伊等爲朕所管教若不一體裁減督撫轉有所藉口著通諭各督撫嗣後奏事處隨封銀兩俱照向例裁減一半卽向得雙分者亦止許得半分其督撫至道府稟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致滋弊竇仍令各傳知所屬官吏一體遵照毋許一人送給再將此旨各錄一通懸之督撫署門並著於年終彙奏一次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則該督撫欺飾之罪不輕毋謂朕教之不早也將此通諭知之○丁丑阿桂等奏撒拉爾回民分爲十二工每工各有掌教韓哈濟係總掌教乾隆二十六年與賀麻六平同在章哈寺念經不和賀麻六平另造禮拜寺三座韓哈濟稟知循化廳斷令仍歸一處賀麻六平轉以韓哈濟串通馬國寶斂

錢或眾誘人入教等情赴臬司控告而韓哈濟又訴稱二十七年馬明心夥同楊回了夥人撒拉爾與賀麻六乎馬索南韓哈勺等妄言禍福煽惑愚民經地方官訪明將馬明心等逐出撒拉爾詎賀麻六乎等又以在章哈寺牆壁畫門爲圖妖言顯聖搖頭念經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門具呈嗣經審明誣告照例擬罪並議該犯等教既有異同飭令撒拉爾十二工各舉一人充當掌教其新寺三座分開禮拜以杜爭端咨部完結此新教流傳與舊教互相仇殺緣由也至蘇四十三卽係賀麻六乎一黨撒拉爾止此一種多穿白褶剪短鬚辮營中並無此類食糧之人其在循化河州充當衙役者聞或有之本年三月內舊教回民韓哈拉勿等以蘇四十三請來安定教師馬明心韓二箇等另立新教因伊叔韓哈戶長不從互相仇殺共殺老教四十餘人等情在總督衙門控告當派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元

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前往查拏蘇四十三約會新教之人帶鳥槍器械將楊士璣新柱戕害其時勒爾謹審出馬明心傳教滋事飭安定縣黃道賈將馬明心拏獲解省此蘇四十三起釁滋事情形也查馬明心於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後潛來撒拉爾傳經惑眾地方官並不查究致釀事端至兩教互相仇殺之後舊教至省控告時勒爾謹並不查明強弱眾寡情形卽派副將帶兵前往激而生變實勒爾謹辦理不善所致再見獲逆犯馬復才各供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均係馬明心新教徒弟爲蘇四十三架筏渡河及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往安定會甯一帶求救見在盤獲奸細馬應高供亦相同均已分遣弁兵各處防範得旨此案起釁釀毒已久若勒爾謹早爲嚴切辦理何至構成事端乃伊竟毫無措置以致誤事不小實斷不可復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擾實爲罪大惡

極不可不嚴斷根株如所稱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素與馬明
心蘇四十三潛通且紮筏渡賊匪過河尤爲罪不容誅此事應於
剿賊事平後趁兵威嚴整之時痛加懲治以儆兇頑不可姑息了
事此皆阿桂在彼應督辦之事其餘地方善後各事宜不妨交李
侍堯辦理其拏獲之馬復才等及從前已獲各犯卽派員先行解
京至朕爲此次逆匪之案日夜焦勞籌計於數千里外阿桂須仰
體朕懷悉心督辦隨時奏聞以慰廛念○戊寅諭各省督撫管門
家人有向屬員需索門包陋習而可道以下家人亦相率效尤積
弊相沿不可不力爲飭禁業經明降諭旨令各督撫嚴行禁止並
著於年終彙奏一次近又聞各省上司留待屬員飯食有押席銀
兩一項更不應有此等陋習其事尤可鄙笑直隸自高斌罷之之
後方無此事可知各省爲督撫者欺朕卽位初政未查及此遂漸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五

無忌憚今亦不追問矣督撫等養廉復厚用度寬餘卽可道府廳
等官所得分例亦不爲薄乃旣聽家人索取門包而又收受屬員
押席銀兩此必督撫先開其端以致上行下效甚屬無恥實非整
飭官方之道况上司屬員宴會本干例禁若藉此爲婪取屬員之
地尤大不可此在巧於逢迎者必欣然樂就而無力者或轉以爲
苦甚至力有不支取資百姓則更於吏治民生大有關繫自應一
體嚴禁著再通飭各省督撫務率屬員一體遵照裁革俱入於年
終彙奏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
亦惟該督撫是問○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肅
逆回新舊教起釁仇殺緣由一摺此等逆回在該處煽惑愚人妄
言禍福甚至設立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以致無知回民被此愚惑
入教指揮聽令見在逆回蘇四十三等卽其餘黨竟敢率眾抗拒

官兵總由當日養癰貽患而致著李侍堯於辦理撒拉爾善後事宜內將總掌教名目不動聲色令其裁去並各省有無似此等回教名目者亦各一體妥爲裁革至韓哈濟與賀麻六平等爭教互訐非尋常案犯可比自當據實奏聞按律嚴辦以示懲儆乃當日該督撫僅以咨部完結刑部亦照咨率覆或入於彙奏朕實不知均屬錯謬嗣後各省督撫遇有此等邪教爭控聚眾念經之案卽應親提案犯嚴審從重究擬據實具奏以淨根株不得顛預了事率行咨部完結致復蔓延滋事刑部堂官遇有此等外省咨結之案亦卽據實特奏從重定擬不得咨覆完案至邪教案內凡有發遣之犯不得發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處將邪教復行煽惑民人被其愚誘將此傳諭李侍堯及各督撫一體遵照○以呂爾昌爲安徽按察使

由山東齊東
泰武臨道遷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向來甘省藩庫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三十

收捐監生原因該處出產米穀較少不得不藉捐輸以資裒益近年以來該處收捐糧石各州縣倉廩當已充足况行之日久其中轉不免弊竇地方官既經收捐監穀其幕友家人等或竟視爲利藪因緣滋弊不可不防其漸見阿桂在甘省辦理勦洗逆回諸事於該處地方利弊自當隨時體察李侍堯又新任陝甘總督監糧一事本非其所承辦自應無所迴護而地方因革事宜到任後亦當悉心體察據實奏聞况伊身獲重譴經朕加恩錄用諸事尤宜實心查辦以贖前愆更不當稍有瞻徇著傳諭阿桂會同李侍堯將該省收捐監糧有無情弊及應否停止之處據實奏聞候朕降旨○諭阿桂奏王廷賢於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令調到綠營兵節次打仗損折甚多亦係出於無奈尙屬過之小者至其將馬明心之子及婿放令出城予賊此則不是甚大其罪實在於

此伊於逆賊逼犯省城時既將馬明心提出示賊卽行正法何以又將其子壻放給藩司大員豈可損威失體若此阿桂和坤於此等辦理錯謬之事何不早行奏及王廷贊見有交代之事尙未能卽行起程並著阿桂先行面詢據實覆奏○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袁守侗奏吳橋縣報民人許進才妻張氏因借給鄰婦鐵鋏起釁被伊夫毆打情極手向上抓冀圖掙起適伊翁許成平走來拉勸張氏黑暗之中誤將伊翁腎囊抓傷詎許成平傷重側跌倒地磕傷右腮朕移時殞命將許張氏依妻毆夫之父母致死者律凌遲處死一案朕再三詳閱情節殊未真確當許進才毆打伊妻時正值三月天氣尙寒北方鄉民二三月時尙多穿厚絮棉袴驟難抓透况許張氏旣被許進才摔地毆打伊翁卽欲勸救自應將許進才拉開不應轉拉張氏張氏被毆之際卽情極誤抓亦何至抓透棉袴傷重移時殞命許成平彼時是否下體裸赤抑或尙穿棉袴摺內亦未聲明看來必有別故或竟係許成平有逼姦伊媳之事致被伊媳拒姦抓傷伊妻邢氏及子許進才或因許成平顏面攸關遂爾隱匿飾供此亦情理所有但愚民無知止欲爲許成平開脫遂令許張氏罪陷凌遲司讞者復不爲之細心推究致令節婦含冤莫白則大不可見已面諭刑部堂官將此情節議駁仍傳諭袁守侗親提此案人犯照依所供各情再行研訊朕於庶獄無不悉心詳究不肯使匹夫匹婦稍有枉抑袁守侗曾任刑部堂官臬司郎若伊又係刑部能事司員自應仰體朕意共矢詳慎何以於此等緊要情節俱未虛衷推究遽爾率行定擬耶○辛卯諭凡以清字緝寫地方城邑當明白分別繕寫查山海關外盛京吉林黑龍江所屬地方乃我大清發祥開基之地大半皆有清語卽金

錦二州漢字之意一繙爲鍾音州一繙爲愛辛州遼陽州繙爲遼哈安圖方合本意著軍機大臣等詳查山海關外府州縣無清語者俱取地方之意繙妥候朕閱定再行通諭遵行如克音等處無州縣字樣者印信仍增鑄以州縣字樣○癸巳諭密雲縣石匣

龍神屢昭靈應宜加封號以答 神庥著內閣會同禮部卽行敬謹照例辦理尋封爲 昭靈廣濟龍神○諭富綱著來京陛見所

有福建巡撫事務著楊魁前往暫行署理富綱俟楊魁到後再行來京○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前王廷贊有奏繳積存廉俸銀四萬兩以資兵餉一摺因思王廷贊僅任甘肅藩司何以家計充裕甘省地方本爲瘠薄而藩司何以僉稱美缺若云有營私貪贖之事何以王廷贊在任多年並無聲名不好之處卽從前王亶望在甘省藩司任內亦未必竟敢勒索屬員以肥己橐但王亶望於捐辦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三

浙省海塘工程案內竟捐銀至五千兩之多伊在浙未久其坐擁厚貲當卽甘省任內所得因思甘省收捐監糧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餘情弊且聞向來監糧係各州縣分收而近來則全歸省城卽使多收折色平餘而在部捐者亦未嘗不收平餘若甘省所收平餘較多則捐監者自不樂從何又紛紛向甘肅遠省捐監並稱較部捐便宜其故實不可解若云該省監糧實係收納本色又何能多得盈餘其中情節總未能深悉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卽將王廷贊因何家道充餘是否卽於捐監一事有染指情弊或別有巧取之處嚴密訪查據實覆奏不可稍涉瞻徇

閏五月癸卯諭本日大學士九卿等會奏定擬勒爾謹情罪一案勒爾謹於逆回爭立新教從未奏聞辦理以致養癰貽患又不能相度機宜速行剷滅擬以斬決自屬咎所應得但其平日居官尙

無貪黷枉法款蹟卽辦理此案含糊觀望坐失事機實伊庸弱無能所致而朕委以封疆重任不及早覺察易置實不能不引爲己過勒爾謹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丙午熱河志成

御製序曰爲各省之志書易爲熱河之志書難彼其以漢人書內地事且各府州縣本有晉乘楚檣杞萱而輯之其易也不待燭照數計而龜卜之也熱河之志則以關外荒略非內地而遼金元之史成於漢人之手所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故曰難夫遼金元非若唐宋之興於內地而據有之也又其臣雖有漢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終一心於其主語言有所不解風尙有所不合且遼金元皆立國不久旋即遜出則所紀載欲其得中得實蓋亦難矣夫遼金元之史紀內地而欲其得中得實尙且難之况紀邊關以外荒略之地乎其不能得中得實亦益明矣當今之時熱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三

河之志不可不成者則以本朝荷天之寵百有餘年累治重熙漢人已數世被覆載生育其語言風尙薰陶漸漬不可以遼金元之漢臣例之亦理之必然况我皇祖建山莊於此地非爲一己豫游實貽萬世之締構而顧可無書以垂永久乎山莊內本有溫泉出而匯武列之水俗遂有熱河之稱茲雖爲府爲縣而仍以熱河稱之者存其朔便於眾也皇祖有詩云聚民至萬家蓋筆路之際人煙尙少後乃闢闢日以富耕桑日以闢至於今將百年屹爲都會皇祖雖嘗名之曰避暑山莊序詠三十六景而未輯志者其或有待耶抑亦文獻不足徵而遲遲爲之耶山川里邑建置沿革與夫古蹟人物司事之臣雖摺摭遺逸猶有未備未信者其說具見於前而吾之序是書以行世者正所云在此不在彼○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綽克托奏稱烏什所屬英阿雜爾擬改莫阿

西爾牙爾哈喇沙爾擬改哈喇西牙爾等語此等地名理應照依
回人語音改正但英阿雜爾哈喇沙爾之名相沿譌錯已久今既
據綽克托奏請改正以朕所記憶而論將英阿雜爾改稱英吉沙
爾哈喇沙爾改稱喀喇沙爾方與回人原音相合○庚戌 上啓
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諭軍機大臣
等前以甘省番回有掌教及總掌教之名恐易惑眾滋事因傳諭
各省督撫留心查革茲據國泰奏稱東省回民均與土著民人比
閭而居實屬安靜並無滋事之人亦無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但念
經祈福卽爲惑眾之漸嗣後遇有爭控邪教聚眾念經之案卽親
提審辦其田土錢債爭控細故亦令赴地方官控理等語本日又
詢據袁守侗奏稱直隸通州滄州天津等處回民較多尙皆安靜
惟其傳經之人稱爲師父等語回民念經祈福是其習俗相安已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五

久若槩行禁止恐地方官奉行不善或致騷擾激成事端若有名
無實虛應故事又屬無益何必爲此惟其中有借傳經爲煽播邪
教者則不可不實力嚴查親提審辦至直隸回民念經之人稱爲
師父雖亦如師徒俗稱但究不若並其名而去之向來地方官平
日於此等事並不留心查察及奉有諭旨又未免辦理過當不能
深喻朕意徒滋胥役得錢放免著再傳諭各督撫務須不動聲色
留心妥協查辦毋致吏胥人等藉端滋擾及蹈虛文塞責之習○
乙卯諭喀甯阿著賞戴花翎在刑部額外侍郎上行走○丙辰
上駐蹕避暑山莊○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阿桂覆奏甘肅收
捐監糧係王亶望任藩司時懇懇勒爾謹奏請開例且一面奏立
規條一面卽公然折色包捐故王亶望得擁貲而去眾人多有如
此議論等語因令刑部堂官提訊勒爾謹供稱我從前奏請復捐

監糧時並無折銀之事後來風聞有折色之處因王直望說並無其事遂信爲實直至王廷贊向我告訴我纔知道又恐各州縣折色收捐不肯買糧王廷贊說不如專交蘭州府承辦大家公議每名定銀五十五兩並稱此項卽從首府分發各州縣並不解司院裏更不經手等語甘省復准捐收監糧原爲邊地倉儲應行充裕是以准行今公然以折色包捐且並未奏明殊干例禁此事旣係王直望任藩司時懲通辦理而折色又出伊主意明係伊借此爲分肥入橐之計不可不徹底根究著傳諭楊魁會同陳輝祖卽向王直望嚴行訊問令其據實供出不得稍存徇隱如果有通同舞弊情事卽將伊拏交刑部治罪見在海塘工程陳輝祖督辦頗爲妥協並不少王直望一人也至楊魁前曾諭令往福建署理巡撫換富綱來京陛見嗣以福隆安染病或督撫大員內有須更調之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五

處復經傳諭楊魁暫停前往今福隆安病已就痊著諭令楊魁於審訊王直望此案完竣仍往福建署理巡撫令富綱來京陛見○庚申諭熱河自恭建 文廟以來朕每年至山莊之日必卽展誠祇謁用志景行嗣後仲秋丁祭著照在京 文廟之例派扈從大學士一員前往行禮以襄大典○軍機大臣奏先經臣等議駁調任烏什參贊大臣申保奏請伊犁改用普爾錢文今將烏什所鑄普爾銅斤解往伊犁能否改鑄清錢之處查奏茲據新任參贊大臣綽克托奏烏什叢獲銅斤悉鑄普爾尙不敷用若停鑄不鑄將銅運往伊犁必至錢缺價昂官民不便且普爾以一當十每百值銀一兩若改鑄清錢需八百文作銀一兩亦覺糜費應如所奏烏什普爾錢文照舊鑄造毋庸將銅運往伊犁改鑄從之○辛酉諭廣西按察使富躬奏審擬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

氏賄和後因被村童恥笑追悔抱忿夫婦先後服毒身死經部駁改仍照府州縣原審問擬自請議處一摺此案原審州縣及委審各官俱定擬絞候該司以唐陳氏之死事隔一月追悔輕生本夫唐惠志亦以得錢私和畏罪自盡是唐陳氏彼時原無慙憤輕生之心與尋常羞忿自盡者有間改依威逼例擬軍辦理本屬有因並非故爲開脫至向來地方官規避處分一經邀免便思置身局外今富躬以此案係自行改擬不肯諉過於下請交部嚴加議處尙有體面至刑部議駁罪名仍照承審府州縣各官原擬乃因案關二命並非爲調姦致死起見所辦亦無錯誤所有辦理此案之臬司富躬及原擬各官俱著從寬免其交部從前此等案件凡遇手足勾引致本婦自盡者俱按例問擬情實秋審時予句其僅止語言調戲者雖按例定擬俱從寬免句此朕準情酌理期於勿縱勿枉之意今此案雖致死二命但究係和息一月之後若亦定擬絞候情殊可憫如竟照該司改擬充軍則又係致死二命未免稍失之寬陳正仁著改發烏魯木齊充當苦差如此折中辦理庶情法均得其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著卽照此問擬著爲令○乙丑諭此次官兵攻得賊匪大卡及所占廟宇相距賊營甚近彼已無險可守且黃河南北岸邊亦俱有官兵接連密布不至有乘間竄逸之處至逆賊如此猖獗我領兵大員官兵等爲所傷折不少必得生擒首逆及其黨惡要犯盡法處治方足以彰國法而儆兇頑第恐賊匪自知無路可逃竟爲自焚自戕之計此雖亦足以完事然究不如生擒之爲更快想阿桂自必設法妥協辦理又諭阿桂等此次派兵攻卡殺賊調度有方阿桂李侍堯著賞給大荷包二對小荷包二對額森特明亮哈當阿進剿受傷仍帶兵轉戰殊爲

奮勇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海蘭察相地進攻甚屬可嘉另賞給玉韉一枚以示優獎

六月丙子予故哈薩克汗阿布賚祭○丁丑敕諭哈薩克瓦利蘇勒坦曰據駐塔爾巴哈台大臣奏爾父阿布賚病故朕聞之不勝軫惜爾前來京瞻覲已受朕恩且係爾父長子素能約束屬下朕所深知除遣大臣賞奠爾父外著加恩承襲爾父汗爵朕君臨天下一日萬幾爾前入覲時亦已親見當感念朕恩將所屬哈薩克加意約束友愛兄弟輯睦鄰境勿滋事釁勿隱逃人尙謹遵此旨篤誠奮勉以期永受朕恩隨賞大段四端○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奉翰奏邳睢黃河南岸魏家莊大隄因水勢盛長全河大溜南趨洶湧異常自閏五月二十七日外灘先行塌去直刷隄身上緊搶護隨築隨塌溜勢日盛水高隄頂人力難施於六月初一日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七

未時該處隄工漫溢過水約長十餘丈見飭道將先將漫口兩頭裹護卽馳赴該工查明實在情形並飛咨薩載星速來工會同籌辦剋期堵築並自請交部嚴加治罪等語此處漫溢情形既據奏稱水長溜大人力難施該總河所請交部治罪之處轉可從緩惟在督率文武員弁相機籌辦上緊堵築俟合龍後再行覈定功過至見在該處大溜是否向走正河漫口分掣大溜幾分並著薩載李奉翰迅卽繪圖貼說由驛馳奏以慰廛念再江豫二省黃河自乾隆四十二年開陶莊引河以來連歲衝溢在豫省沙土鬆浮或尙易於衝刷至江南土性堅實何以上年郭家渡甫經漫決此次又有魏家莊之事實上春閒命阿桂在沙河會勘展寬陶莊新河四十丈今春又令在彼會勘因九里岡一帶河中岡沙橫互復於北岸挑挖引河一千餘丈南岸又將沈家壩河身展寬三十丈

近日復據李奉翰奏開放沈家審引河溜勢甚暢朕心方爲慰藉何以此次忽又有漫溢之奏况見在清黃交匯處所離清口較遠清口得以暢出海口又復深通何以轉致如此且從前並非每歲必有水患而自開放陶莊新河以來轉年年不免漫溢朕於此實不能無疑著阿桂薩載李奉翰將南河實在情形是否或因陶莊開放引河致有紆回格礙之處詳晰講求審度據實具奏此朕因河防緊要虛心諮訪阿桂薩載等諒亦必確將實情入告不肯稍存迴護也至見在正屆伏汛雨水較多其豫東二省河防在在俱關緊要並著傳諭韓錄富勒渾督率員弁實力防護毋稍疏虞○諭額森特從前征勦金川甚屬出力朕是以加恩賞給世襲一等男此次進剿撒拉爾又復奮不顧身致被槍傷深爲可嘉著加恩晉封世襲二等子仍兼在本身○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昨王延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三

贊來至熱河因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傳旨以私放馬明心子壻及守城獨自居功二條俱從寬不究惟監糧私收折色一事令其據實陳明據王廷贊供到任後原不許折色因無人報捐止得仍如此辦又恐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石之事是以定數五十五兩甘省糧價較賤足敷定額又因捐生多在省城改歸首府收捐仍將銀兩發給各州縣買補還倉按季申報並有道府加結等語所供殊不足信甘肅收捐監糧原爲倉儲賑濟起見自應收本色糧石何得公然定數私收折色且從無一字奏聞若云甘省糧賤五十五兩已符定額足敷採買則該處收成自必豐稔何以每年又俱需災賑如災賑屬實糧價必昂則五十五兩之數又斷不敷採買二者均不可解可見所供盡屬支離其中恐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且捐監一事自應聽本生自行平買

交納糧石何以欲官爲收銀並交首府總辦明係官則折收於前
又復冒銷於後兩邊俱得便宜而百姓仍從中受累此事情弊甚
大不可不徹底清查此時惟阿桂李侍堯爲中外最能辦事之人
且於此事又從未經手毫無迴護著傳諭伊二人卽將此案實在
情形詳細查明據實具奏並嚴查有無弊竇將此等情節四面較
勘無難水落石出不可稍涉頽預致他日復滋流弊但恐如此徹
底一辦合省地方官皆爲有罪之人伊等合成一氣察弊殊非容
易然此事終不可不辦想伊二人斷不肯爲他人擔此干係也○
壬午予故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祭○丙戌諭軍機大臣等
本日阿桂等奏籌辦賊匪情形一摺內稱本月初六日大雨竟夜
勢甚霽霈初七初八連綿不止等語甘省向年俱奏報雨少被旱
歲需賑恤今阿桂屢奏稱雨勢連綿霽霈且至數日之久是從前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

五

所云常旱之言全係說捏該省地方官竟有折收監糧一事年年
假報旱災冒賑作弊已屬顯然勒爾謹久任總督王廷贊亦久任
道府藩司何以從前俱以雨少被旱爲詞豈有今年甘省雨獨多
之理著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前赴刑部會同該堂官提出勒爾
謹當堂訊問並將王廷贊傳至刑部一併質訊令其據實供吐錄
詞具奏並著刑部堂官將王廷贊派員在衙門看守俟阿桂等覆
奏到日再降諭旨○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昨已降旨將甘省折收
監糧冒賑作弊之事覆行提訊勒爾謹並傳王廷贊到部嚴訊此
事折收旣已屬實又復冒銷災賑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見在阿桂
等節次所奏雨水情形與甘省常年被旱之言迥不相符其爲捏
飾浮冒開銷監穀更屬無疑王廷贊在蘭州守城時雖有辦理錯
謬及獨自攘功之事然朕總念其保全省城功不可沒一槩恕而

不究今伊若天良未泯能將甘省歷年如何通同舞弊之處逐款據實供明朕仍不忘其守城之功必加特恩寬宥卽勒爾謹王竄望罪不可道王廷贊尙可以功抵罪若伊竟執迷不悟始終不肯實說則是喪盡天良自取重罪不能復邀寬典矣况此事既已發覺斷無置而不辦之理卽阿桂李侍堯亦斷不肯代爲隱匿王廷贊若不趁此時供明將來阿桂等查明奏到時又豈能再行狡展乎將此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及刑部堂官向王廷贊面傳諭旨令其同勒爾謹各自詳悉供吐卽行據實具奏並傳諭王廷贊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與否令伊自定朕不食言○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陳輝祖奏審訊王竄望私收監糧折色一事未將結報之道府何人逐一供明業經傳旨令其卽行覆訊此事私收折色於前勒買冒銷於後情節已屬顯然卽王竄望亦不虞其始終狡展但楊魁陳輝祖等向其訊問並無證據未必肯據實供吐著傳諭陳輝祖卽派妥員將王竄望交刑部嚴審並飭沿途小心防護毋致疏虞○諭前以甘省收捐監糧一事明係捏灾冒賑上下一氣通同舞弊不可不徹底嚴查已屢經傳諭阿桂李侍堯將歷任道府何人如何冒銷賑濟如何勒買分肥逐一查明據實參奏阿桂等自必嚴切根究斷不肯爲人代擔干係日內又命留京辦理王大臣會同刑部提訊勒爾謹並傳王廷贊到部質訊並降旨陳輝祖等卽將王竄望拏交刑部審訊矣此事旣經發覺斷無置而不辦之理阿桂等自必認真查辦令其水落石出不肯稍存諱匿之見至監糧折收之銀大半歸於冒銷賑恤但賑恤一事甘省旣向來如此自應治冒銷者之罪不應因有此弊竟因噎廢食將應賑恤者致不賑恤朕愛養黎元每遇各省水旱偏災不惜多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三年

甲

發帑金優恤甯濫毋遺以期不使一夫失所况甘省素稱邊隅蹙瘠尤宜加意撫綏豈可以有冒賑之事遂致貧民或有拮据昔宋臣曾有以薦人不當後有悔意者時程子云願侍郎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稍替爲大臣者尙應如此存心况朕君臨天下保赤情殷亦甯可受萬人之欺不可使視民如傷之念因此稍懈也卽以逆回一事而論蘭州百姓並無從賊之人此實由朕平日子惠邊氓有加無已是以閭閻激發天良不肯附從逆匪豈非仁政之明效大驗耶總之甘省冒賑之弊斷不可不辦而甘省賑恤之事仍不可不行此意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徧行出示甘省百姓使之家喻戶曉倍深愛戴以仰副朕意○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等覆奏河工連年漫決之故總由漫溢一次則下游正河淤墊一次以致河底日漸淤高大溜趨向無定實非陶莊引河紆回格礙所致等語前以陶莊引河開後轉連年有河決之事是以降旨諮詢今既據奏稱陶莊新河尙屬寬深足以容納且大溜業已經行此時亦不能復議改歸故道止可仍存其舊至大河漫溢一次下游河身卽不免淤高自係情理如此但河工設有隄防原所以杜其旁溢若有隄而仍復衝決則長此安窮何時可期安軌况豫省黃河寬衍沙土又復鬆浮或尙可諉之地勢水性非人力所能抵禦至江南則河身收束土性堅實迥非河南可比何至連歲有此其爲隄工之不能鞏固可知大約該省河員因連年盛漲漫溢處分俱邀寬免分賠又止照例以致伊等心存疏懈此皆薩載李奉翰管束不嚴並不實力稽查所致伊二人卽不能辭咎著傳諭該督等嗣後務須嚴行督率文武員弁加意整頓防護毋稍懈怠至見在魏家莊漫口應卽上緊催集料物先行包鑲裏頭其餘以

次堵築迅速合龍○諭原任安徽按察使袁鑿緣事降調但伊久任江南於該處風土民情尙爲熟習邳睢見有漫工袁鑿著留南河交該督等差遣委用遇有應得降補之缺酌量題補○壬辰免陝西西安等十二府州民欠○癸巳諭阿桂等奏本月十五日令海蘭察明亮率同乾清門侍衛並侍衛章京等帶領奮勇官兵屯練降番及阿拉善兵豫備埋伏令海祿等帶兵策應舒亮等各由本卡進攻乘密雨時出賊不意將板網土袋拋入賊濠我兵勇氣百倍哈當阿帶領降番首先跳入濠內與賊攪殺並用撓鉤鉤開土袋板片一面拋擲火彈一面躡身而上斃賊眾占得賊濠俱經拆毀填滿海蘭察明亮又督率官兵遠則槍箭齊發近則短兵相接各路官兵咸懷振奮分占礮上賊卡海蘭察明亮又擊立木柵帶兵撲入賊營痛加斃殺拋射火箭火彈將帳房板屋盡行燒

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聖

毀奪獲賊人刀矛烏槍無算賊匪退回華林寺死守海蘭察明亮又逼擊木柵賊人被我兵槍箭擊死甚多除被賊搶去屍身未經割獲首級外共割得賊人首級一百二十餘顆並首逆蘇四十三黨惡韓一提巴拉周阿渾張懷德馬黑提卜等首級此外被官兵殺死及帶傷者三百餘人見止二百餘人退回華林寺死守均不過殘敗賊黨數日內即可斃淨盡等語此次圍剿賊巢海蘭察明亮屢次率眾爭先攻奪賊卡殲戮甚多實屬首先奮勇出力並哈當阿著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出力之大小各員弁著阿桂等查明分別等第一體咨部議敘其陣亡之三等侍衛吉爾坦保著交部照例給與卹典拜唐阿塔克達那並著加恩照藍翎侍衛例議卹此外受傷各員弁及陣亡被傷之官兵等均著阿桂等查明照例給與優卹至此次川省降番尤爲鼓勇先登內受傷者著

阿桂先行賞賚其餘一槩再行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其首逆蘇四十三首級並著傳示各省俾回民等各知儆戒再阿桂等奏此次官兵殺死逆黨阿渾五人內查出海朝宗一犯係四月中旬伍彌泰仁和馬彪公同商酌遣赴賊營曉示解散黨羽被賊留住卽稱阿渾與首逆同坐議事據實參奏等語伍彌泰等身任將軍提督均有奏事之責既經遣人赴賊營曉諭又復被留未回何以並未陳奏直待阿桂等查出甚屬錯謬伍彌泰仁和馬彪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此次勦滅撒拉爾賊匪海蘭察甚爲奮勉著加恩將伊子安祿授爲三等侍衛以示獎勵○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富綱彙奏壽民鄭昌璽婦陳柯氏等俱年逾百歲洵屬熙朝人瑞盛世嘉祥理合繕摺奏聞等語壽民壽婦年逾百齡爲各省常有之事該撫既經分案具題何必多此一奏其意不過以朕萬壽東華續錄

乾隆九十二

聖

節近以此吉祥之語入告不知督撫身任封疆全在辦理民事而朕尤以勤政愛民庶事就理爲念如果各省雨水調勻年豐民樂祥瑞孰大於此豈必以景星慶雲鳳凰麒麟侈陳符瑞耶將此傳諭該撫知之



